

束鹿縣志

卷十

73939

=4

地130.83

35.

=4

部五

束鹿縣志

束鹿縣志

序

鄭烈婦詩序

國朝李世澤

鄭烈婦者邑銀工宋氏子婦也勇歿夫幼弱謹事寡姑比鄰有惡少者爲邑卒隸美鄭容欲私焉伺鄭入廁登垣而窺之鄭急走泣訴於姑姑憚其凶暴戒勿張也惡少自以爲莫敢誰何復伺鄭如廁登垣而窺且欲踰而逼之鄭復走訴於姑姑度與惡少爭恐不得直復戒勿張鄭於是痛哭不飲食者數日其姑慮婦有不測與其家人防之甚密鄭忽飲食言笑如平常其家防少疎鄭一夕自經死宋之戚屬微以其事聞於官官得其情執惡少薄扶而遣焉邑人憫其事而高其節多有以詩吊

東鹿縣志卷

藝

序

一

之者雲菴張子潛齋周子間以語予予謂二子曰異哉鄭但爲惡少所窺耳非受其汚也可以無死而竟甘死如飴也子謂之何二子曰慮其不免也子曰不然鄭誠慮其不免謀于其姑從而避之何惡乎生而乃甘死如飴也蓋古之仁人志士其律已也至嚴雖纖毫之類人可代爲恕者斷焉不使加諸其身彼其心以充義之盡則非有之取亦猶乎禦人餽人之行皆同夫穿窬是故耻而不爲也今鄭之可以無死而竟甘死如飴者生於耻也以惡少之窺爲不足耻則可以無死以爲小耻亦可以無死以爲天下之至耻則不能一日覩然於人世矣斯謂充義之盡纖毫之類人能恕之而斷不使加乎

其身者耶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卽古所稱斷  
脣截鼻之事何以加哉

賦

東鹿縣賦

明賈衡

維鹿川之爲邑據中輔之要衝當畢昴之分野闢燕趙之提封曠百里兮遼邈聳雉堞兮崇嶺宗恒嶽無間之險介王畿甸服之中遠則新冀蟠其南衡武峙其東北收祁陽之秀西吞晉地之雄近則了河帶其前安平屏其後博陵襟其左深澤控其右此則東鹿之形勝與天地爲悠久者也其山則岩巖岑嶽鬱龍葱有三邱之古洞爲一邑之奇峯其水則發源三晉起派五泉爲一方之巨浸有滹沱之名川土產則麥含真氣禾飽靈津沃野皆桑麻之場平疇惟黍稷之馨火棗交梨纍纍而

東鹿縣志卷十

藝文

賦

一

結實蟠桃鼠李翳翳以成陰有邵平之瓜圃董仙之杏林水產則無腸公子巨口細鱗鷓鴣鵠鴈滿晴沙以翔集菰蒲蘋藻依汀岸而蕭森或豺狼之叫嗥或狐兔之紛紜跳梁於林壑之區踰伏於巖穴之岑若夫春氣融和秋容栗冽嬌花寵柳灼灼以爭妍艷菊香蘭層層而競色夏則濯水之芙蓉冬則凌空之檜栢鳥韻聞關蟬鳴哽咽品物咸遂其天四時不爽其節其市廛則鱗次而居星羅而處通貨財有桂楫蘭舟集珍奇有行商坐旅望河橋兮酒幔之高懸聽部屋兮絃歌之畢舉其鄉落則竹籬茅舍樅戶柴門家不負乎官租犬不吠於花村織女機絲纒落窻間之月農人耒耜耕殘隴上之雲

此則東鹿之景物俗美而風淳也至於宮室崔巍樓臺  
掩映取繫詞之大壯法斯干之餘咏繡衣有院揚肅肅  
之威太僕有寺著駟駟之政壇祠立而祀事孔昭學校  
修而儒林增重堤堰屹乎如墉編戶鬱然而盛此則制  
度文爲規模已定者也若乃忠魂已往正氣未收想英  
風於一旦傷苦節於千秋休光奕奕兮青史丹心之秘  
宿草芊芊兮荒臺馬齒之幽甘泉傾瀉兮真人之異猶  
在石床清冷兮洞仙之迹可求擬時齋之逸興雲山藹  
藹緬滹沱之水合烟水悠悠董元亨之仗節死義耿傳  
伯之夔美揚休此又東鹿勝蹟名宦揚天下播九州者  
也故使騷人墨客掇詞繪章撫乾坤之浩蕩弔古今之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賦

二

興亡嗟乎維彼陶唐有此冀方吾不知帝力於何有孽  
臣姦驕爲昏爲妖又何怪夫治亂之無常嗚呼盛衰有  
時隆替何妨肆我皇明數隆皇極惟此陸川更相繩繫  
若靖遠之文武全才而嗣世襲封毅愍之忠誠匪懈而  
虞淵取日清修苦節則賈司空之終始不渝茂譽芳聲  
則王宗伯之中外敷歷近時則朴菴賈道靜齋賈選兄弟繼  
其芳見任則南莊喬英豫軒劉用世藩臬著其績他如佐俸  
黃堂令丞封邑或文鐸聲馳或諸司效職薦鄉書者皆  
廟堂之才鄉舉七十餘人貢辟靡者各冰玉之質歲貢百二十餘人此  
則東鹿人物之盛據其概未究其悉也但見民樂雍熙  
物蕃滋植櫛比巾連鐘鳴鼎食試詢其故良由我皇上

致中致和天地位育是以斯民鼓舞於不知不識之天  
謳歌於無反無側之域也客有號虛無子者進而謂子  
曰滄海無垠大塊無形子雖東產尚於茲而未諳子獵  
多方胡於茲而亟稱余曰滄海可以一葦而航大塊可  
以尺圭而精予之所云非壁魚之見坎蛙之明予嘗據  
古志考遺經借傳聞於父老酌臧否於鄉評言雖大而  
非夸事有實而可徵蓋將會古今於旦夕約萬里於戶  
庭漱九霞雲津之液逞五色琅玕之能以宣揚治世之  
鴻音永祈景祚於昇平也余豈侈中溢外濫紀無憑者  
哉客乃蹶然而笑揖余而行余亦歸向平軒而兀坐若  
太上之忘情

舊序

劉崑

嘗謂天下有虛文有實政有實政跡乎虛文虛文關乎實政者則郡縣之志是也志也者紀也凡其地之山川人物土地疆域貢賦創置秩官選舉以及災祥之故風俗之殊古蹟之存沒禮教之修廢忠孝節義之潛德幽光無不紀於此書也長人者挾筴求之而形勝風氣盛衰因革犁然若指諸掌然後察人性以制寬猛之宜物士利以經出入之法審俗尚以裁豐儉之中而今昔醇疵勸懲法誠亦往往在是故志非徒文具其於政事實有賴焉崑自慶遠改授今職甫下車詢及邑志闕如也爲之三歎卽欲勉圖纂輯補文獻之未備維時整煩振弛嗚枯剔蠹諸未遑也任事之二載幸際大法小廉諸上臺一意與民休息曠日以清政日以簡乃博蒐事蹟臚列鱗次取其意而衷裁之事以類分類以義著編摹成書以貽來者俾千百世後因文見政課實於虛以爲張弛興革之藉不無小補異日輶軒採風鹿巖亦可上貢風謠以進昭

東鹿縣志

舊序

一

王會崑不肖庶幾藉手以無負茲土矣雖然縣志者縣之史也昔班孟堅論司馬子長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信史而文直事核不虛不隱豈崑之所能任知我罪我是在後人哉康熙十年辛亥夏五月望之吉



古今來長存於天地間者非特日月之光昭山川之流峙已也其間有英賢之迴卓勲業之炳耀忠孝節義之美行政績之循異上紀星辰下窮庶物於以垂一時者垂萬世而奕禩以後卽奉爲典型斯何如盛事也雖然人不自爲傳也勲業不自爲爛也忠孝節義以及庶類亦不自爲燦著也有所以載之者也則甚矣志之有關於治教也大矣東邑古安國地舊志鹿巖爲保陽最南屬邑與恒山接壤界址聯錯漳水遶其南滹水潨於左其地平衍其人忠義慷慨有古燕趙遺風而英賢名勝圖籍具載入其地者無不欲披覽舊章尋求往蹟者智自已未仲冬承乏茲邑適荒旱頻仍萑苻滿目而閭閻窮困輩多移散流離視事後尙在加意撫緝諸未遑及會值

東鹿縣志

舊序

二

纂修

大典奉文取志追求之則有云燼於火者有云汨於巨波者而原志不可復問矣辛亥歲前令西來劉氏諱崑者慨縣志之有失遂旁搜遺牘採補成帙洵屬美舉究未能備極往蹟追步前徽然採取所及卽以是集呈進而操筆者果有增汰之意然自古稗官野史各任記載一經釐正立爲不易之章程今者業蒙詳訂誠爲規度合宜典則有據用垂不刊之寶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山川之流峙於地而莫有紀極洵不誣也智故爲序以爲後

日之券云

東鹿縣志

葦

三

舊序

東鹿爲禹貢大陸以東九河以西之地也禹貢稱冀州  
土白壤說文云壤柔土也無塊曰壤故邑地宜稼穡果  
樹稱沃饒者以此而性疏力墜東衝决則西壅淤者亦  
以此且滹沱挾代郡衆流破萬山建瓴而下至近邑數  
百里間廣陸平原無高山大谷爲障納遲其怒悍之勢  
奔駛四出至壞城郭蕩田廬而不可禦雖水潦旣降民  
可作又有一麥抵三秋之諺然城邑遷徙民居蕩析數  
百年來殆哉岌岌矣邇聞文獻哉余自乾隆丁丑承乏  
茲土時夏汛方漲登高四望浩淼無涯心竊憂之及歷  
查城堤學舍倉廩壇廟皆風雨剝蝕半就頽圯而邑乘  
之漭滅又其餘事無暇及矣益悚然懼先其急務備俸  
鳩工築城堤以資保障開川澮以殺水勢固壕塙以護  
村莊與吾民日夜相度經營不敢暇逸恭逢

天子神聖百靈効順河由故道徙寧晉入滏

制府桐山公念周民瘼因勢順導環城三四十里水患  
頓除民獲安枕焉則又修漢世祖古蹟關帝廟慈雲寺  
蜡祖祠以報神庥修南池書院常平義倉養濟院留養  
局詳請估修城垣以重根本所以求寧吾民者蓋然畧  
備矣迺進二三紳士而謀曰邑之有志所以別輿地辨  
土宜考民俗表士行彰善癉惡信今傳後以垂法守者  
也而自西來劉公以來將屆百年紀載缺如某竊懼文

獻之是墜無以爲官師士民鑑蒐輯之役其烏可緩命  
曰然于是取舊志訛者訂之蕪者芟之缺者補之新者  
增之而九十餘年

國家創制之顯庸士籍民行之不懋以及河渠巡徙建置  
遞增燦然臚列明如指掌無簡無遺無濫無夸視向之  
拾殘穿蠹者迥不侔焉夫文章之興廢與政治相爲表  
裏者也因地制宜順俗成化政令酌於寬猛之中文章  
亦合乎體要之正彙余濫竽上海手修邑乘亦本因地  
爲政因政爲文之旨至今爲採風者之所宗茲六年來  
與吾民從事者不敢爲因循苟簡亦不敢爲束濕繳繞  
民亦共喻余之苦心凡馨鼓之役不待期會踴躍歡呼

東鹿縣志

序

二

惟恐或後余更樂撫摩而噢咻之不勞而事已集今粗  
載篇中者皆是也後之閱者知是邑地勢之卑土性之  
疏河患之劇民力之蘇未遠慨然思明作有功悖大成  
裕時爲隄防保護以奠於磐石之安非徒爲文章之觀  
美而已則余是編方將爲椎輪爲嚆矢是余之願也亦  
邑之幸也剗刷成爰述其大旨於篇首

嘗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閏五月上浣吉日

文林郎知東鹿縣事加三級又軍功隨帶加一級鄞江  
李文耀識

序

故明熹廟壬戌先王父出守徽州爲織造事侮逆璫李  
實被劾巡撫周忠愍公疏救禮垣封駁獎其不阿南昌  
劉文端公尙在政府持之詔勿問是時僖尙未生也越  
數年僖始生少長知讀書每侍先王父竊聞當時東林  
黨錮之禍暨文端公相國之賢私心嚮之旣而僖蹉跎  
老大文端公小阮西來先生知東鹿縣事猶執舊誼顧  
僖于沉頓困躓中每談往事卽以氣節相勉慨以嘆也  
先生任事之二年修邑志不棄黠淺命從事懷鉛握槧  
之末劖劖旣竣使綴一言于末簡慙無皇甫謐巨筆何  
足爲先生重先生命不敢辭因忘其蕪陋附于志後今

東鹿縣志

序

一

夫經世之道寧有外于經術者哉古來吏治漢爲最盛  
若倪寬董仲舒文翁孔安國龔少卿之屬皆所謂經生  
宿學也咸飭行修業卓然名家至授以民社之寄乃推  
其所學以任職治民吏治蒸蒸稱乂安焉後人假經術  
以竊科目及任職在位朝夕從事簿書期會猶恐恐焉  
掇過之不暇而遑問掌故旣不能飭文學以致治故其  
道不尊其功不顯世之人乃以儒爲詬若志也者其經  
術經世之一端耳韓文公有言文章言語與政相侔朱  
文公出守南康甫下車他務未遑首詢郡志良有以也  
如先生者可謂以經術經世不愧西京者矣雖然凡干  
古不刊之典固待其人而後行亦必得其時而後舉卽

舊序

束鹿令李君閩中名士也與余有世誼筮仕初補余鑲藍旗教習文章道誼日相切劘覽其著作博雅精嚴兼擅史才迨後屢宰繁劇治績種種口碑載道及蒞束又以葭葦聯戚知更稔束邑當滹沱之衝連年被水患君蒞治之三年河忽南徙滙歸滄陽瀕河數十里沮洳之地悉成膏壤次年夏菁葱萬頃麥浪翻雲且徵兩歧九穗之異殆所謂中牟異績歟聞君公退之餘留心掌故時以遺籍缺略爲歉夫鹿城隸保郡之南鄙恒山西巨滹水南環盛人文饒物產卓然爲保屬二十城冠乃邑乘獨闕將屆百年宜李君之慨然興毅然任也爰蒐斷

東鹿縣志

序

簡於藝林採遺文於故老叅以畿輔通志保定郡志復倣稼書靈壽志體間益已見以補所未備閱五月而成書適李君以差務赴都持以示余余受而讀之其事實信勿疑其詞寧嚴勿濫其序次體裁取確當而務黜雜亂凡山川人物土田疆域貢賦創置秩官選舉以及災祥之徵風俗之殊古蹟之存沒禮教之修廢忠孝節義之潛德幽光全史煥然胥備諸此觀李君自叙之言曰因地制宜順俗成化政令酌於寬猛之中文章合乎體要之正披其文章卽以窺其政治河伯著靈物產呈祥特其一端也余曩以經術經世推李君夫豈虛語哉今

聖天子稽古右文首重

舊序

東鹿爲保定首邑其分野山川人物習尚土產古蹟景  
致陵墓之類視他邑不同邑舊志不詳其始作之人天  
順初得本縣儒學訓導三山翁君賓始輯而修爲一志  
中間條析分明紀載周悉覽者便之越三十餘年又得  
訓導武定康君紹儒將前志未及載者續又增入再越  
將及三十年復得教諭武定夏君振又將續志未及載  
者與邑人闔鄉致仕教諭焦君讓重加修輯校正備載  
無遺雖曰續增曰重修大率俱遵翁君舊格而爲之未  
嘗更易也志成循舊日之規繕寫爲帙存之學宮以備  
士夫及上司覽閱今得賢邑宰閻君濟崇重斯文覽而  
悅之且曰此志之傳於四方吾有司事也遂命儒學善  
書弟子員李引之范銘趙豪劉奎煥魏仲弼騰真鏤板  
印行囑予爲序予衰老倦於翰墨閻君意誠且吾邑事  
也遂不獲辭而書此以酬之閻君字惠民山西忻州名  
家以鄉進士先知碭山縣又知三河遂知是邑政尚嚴  
明兼以撫字之愛施於下令行民悅綽有嘉聲云正德  
九年歲次甲戌季冬哉生明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尙書前都察院右都御  
史侍經筵致仕邑人王宗彞序

經筵蘭臺石室之秘黼藻瑣闥之選拭目而擢循良應以  
此志之重修爲左券

乾隆歲次壬午都察院掌院左都御史兼鑲黃旗蒙古  
都統仍管欽天監監正事加三級覺羅勒爾森撰



辨

黍稷辨

國朝陸隴其

良邦詩曰載筐及筥其饌伊黍鄭氏箋云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孔疏云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爲忌曰貶而用稷是爲賤也賤者當食稷耳黍離詩孔疏云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出車詩云黍稷方華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爲早朱子詩傳云稷似黍而小爾雅云粢稷邢疏云左傳粢食不鑿粢者稷也曲禮云稷曰明粢是也郭注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辨

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焉今按真定府志有粟有黍有稷而稷下注云土人咸以飯黍爲稷愚嘗合而觀之黍貴而稷賤黍早而稷晚黍大而稷小黍穗散而稷穗聚稷卽粟也今俗所謂小米者稷也所謂黃米者黍也黍有粘有不粘不粘者飯黍也粘者釀酒之黍也其辨甚明自土人以飯黍爲稷而黍稷粟之辨遂淆然本草已分稷與粟爲二種則其相沿之訛非一日矣天啟時新城王象晉作羣芳譜近時江右張自烈作正字通亦皆指飯黍爲稷甚矣俗訛之難辨也真定府志輯於雷禮雷博物多聞一言而解先儒之惑善哉小雅甫田疏又云春官肆師注粢六穀也則六穀

總爲粢天官甸師注粢稷也惟以稷爲粢者以稷是穀之長爲諸穀之總名愚按稷賤而小然爲穀之長者以其多歟今土人獨指粟爲穀豈非亦以其爲穀之長而專此名歟稷之爲粟更無疑矣靈壽春秋祭至聖先師以飯黍當稷而不用粟是無穀之長也可乎又稷有別種穗如狗尾草而味最美者謂之梁詩維糜維芑注云糜赤梁粟芑白梁粟是也朱子鵠羽詩注亦云梁粟類也明會典載祭先師用黍稷稻粱是此梁今或以高粱當之者亦非至若齊民要術云古者以粟爲黍稷梁秫之總稱而今之粟在古但稱爲梁爾雅翼曰梁者黍稷之總名皆謬論矣可疑者惟朱子詩傳謂黍苗似蘆高丈餘按黍苗無高丈餘者此似指高粱爲黍然高粱雖有蜀黍之名乃別是一種非梁亦非黍也意朱子仍先儒之說而未改歟

東鹿縣志卷十

翰林院編修沈樂善

戶部主事裴顯相全輯

東鹿縣知縣李符清

藝文第十

自班史有藝文志而凡為郡邑志者皆列其條考前漢書以藝文名篇其自序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是六藝即六經也與周禮天官官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藝字義別然則藝文云者必枕藉六經發明義蘊勒為完書而後克副其稱乃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藝

一

欲於一邑而求之誠難槩見但鴻章鉅製不必皆出自鄉人凡有關於邑之利病而為載道之文是即六藝之支與流裔他如詩賦歌行本三百篇之遺或咏民風或徵故蹟誠不可聽其散佚弗輯也志藝文

奏疏

請罷濬河疏

明王之楨

臣唯當今之世常患無任事之臣間有一人者毅然起而任之而脂韋之徒又從旁睥睨破壞於其間此擔當者竦肩而不敢荷疾足者却步而不敢前亦臣之所日夜憤惋大有不平於衷者也顧所貴乎任事者必一人創壽人人使之一時建立世世安之而后可若上虛國

儲下勞民力以興必不可成之功非完計也臣去年冬接邸報見尙寶司少卿徐貞明疏爲畿郡數遭水患懇乞勅司臣乘時勘議以恤民艱以興地利事奉旨工部知道夫貞明所稱任事之臣也前年春奉詔與西北水利沿邊瀕海之處報有成效邇者欲盧溝滹沱二大津復故道以除厥害良亦勤矣謏陋愚臣何足以佐末議况臣西北人也所興除利害卽臣當戶祝而俎豆之復何忍言第以興革非常順民則便如京東水利及盧溝巨津去臣地遠不敢臆說唯滹沱一河臣生其地履其患日夜思所以除之之計詢諸父老質之士大夫僉謂此河決不可以人力治者臣謹具河狀並貞明所建議

列爲十二事冒昧陳之陛下試垂察焉按河源發於代郡秦戲山下滙爲三泉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水性驕悍土疎善崩壅決不常當其泛漲則湧溢上流雖隄防亦經淤漫當其殺落則漩駛下激雖椿楸亦被摧推况河流之處多沙泥而無根基人修之難爲功水衝之易爲力也在昔東漢永平間連年治之死者不可勝算賴鄧訓請罷止至元以來至大定中舉者不下十數次咸以績用弗成止嘉靖中 侯何棟欲築隄以復故道后因一歲數遷又止 之凡倡爲修築之說者皆徒勞罔功也今必欲 巨恐橫流未必能 而徵派紛出地方滋擾將以除害者而生害矣况二

百年來人情安之一旦動衆寧不駭異乎此其不可者一也滹沱原無定居故道不止一所自我朝言之淇武初自正定西南抵東鹿至深州入傅家池永樂四年徙南向劉村東流出武強界十六年劉村再塞改流衡水五花營店導於漳河至成化則由正定出晉州紫城口南入寧晉泊會衛河入海至正德則紫城口淤塞淺漫分爲二股一股仍由寧晉一股東流自東鹿至深州城南已復二股合併會清水河入海至正德末年徙東鹿深州城北入武強衝破獻縣古隄遂爲深獻患至隆慶三年水大溢漂溺灘塌不可勝計乃從天宮口改決饒陽遂又爲饒陽患凡此皆河流所經之處今云修復故

道將從何者而修之乎此其不可者二也或曰修復深州故道仍存饒陽見行之道使自饒陽而下者十之七自深州而下者十之三胡不可者不知此亦非自貞明始也宏治六年知府張淑開新河於郡南分殺水勢費以萬計不再逾夏水大入復趨故道功竟不成卽隆慶中井陘道臣紀誠議開天宮口饒陽深州之人稱不便者填於街衢時撫臣宋纘知其難成力止之其人見在戶曹可詔而問也况水勢漂出山下卽抵城邑或南或北唯所之耳誰能別其流派而使七分之北三分之南乎此其不可者三也積水盈野堅冰彌望貞明亦親見之此猶秋秒冬成之際若夏秋水漲則正定以南幾十

里許皆河身也今據深州所挑濬者濶三十步深一丈無論水勢必不入渠卽入渠所容能幾何而欲以殺橫奔之勢乎且彼云可以資灌慨不知此水淤沙不能潤苗而實以害苗奈何欲假以灌田耶此其不可者四也自古議興作者必預計其所費臣聞僱役之法前議至一百二十萬今止曰一萬有奇較前所費不過百分之一耳卽謂主前議者將欲避事故增其估以阻之亦不應相懸若此之甚也况人非避事則喜事增估者爲避事安知減估者非喜事者乎苟存一喜事之心使工費不敷卽剝削多方以期竣事矣當此旱澇相因之時百姓洶洶至勤我皇上屢詔蠲租又從而賑貸之猶恐未

甦而乃股民膏脂以興此無益之舉何爲者哉此其不可者五也燕趙之民曠悍輕佻一遇饑荒易與爲盜則嘯聚之戒正今日所當嚴者臣聞京東水利之處所募有南兵數千人邊民苦之識者謂當戒其不虞况更聚此數萬易遣之徒於冀晉之間且勤且勞不得休息而又家無擔石之蓄以養父母育妻子萬一揭竿蜂起將如之何此其不可者六也運道轉輸國家之咽喉係焉積雨橫集則衛河常溢雖有守隄之夫日夜巡防猶時遭衝決而加以滹沱猛悍之水灌之可乎且三角龍堂等淀固不高於海無上犯運河之理然下通直沽衛河自南而來亦至直沽入海茲又引滹沱之水會清河以

入衛至直沽入海衆派奔漚其流湍激下湍激則怒而相搏其勢必逆於上能保不泛溢乎蓋河猶注也注石者加斗則溢注斗者加升則溢此理昭昭無容疑者故引滹水以入衛其於運道妨矣運道妨則咽喉厄此其不可者七也積貯天下之大命原爲備緩急計耳況三輔根本之地譬則人之心腹也心腹宜實不宜虛今借支庫藏以妨積貯不足則又量動倉儲又不足則必設方搜索此端一開而不肖之徒將駕言那借以剝公廩借口勸助以潤私囊日甚一日根本虛而心腹索然矣倘有緩急胡以應之此其不可者八也自天宮口至清河逶迤百里河勢所占太約不減百餘頃而今止云三

十頃何其少也况東鹿深州等處去臣居甚近則地之肥瘠亦大不相遠上地一畝可易二三金次不下一金最下則五錢極矣卽河地不鹹而業開墾當與最下者等乃止以三錢易之猶曰令厚於民使無怨言夫河流旣徙民方開爲成業聯建莊園茲舉而奪之且廉其所值有不興怨者乎此其不可者九也成祖時衛河爲患尙書宋理以開數小河請上以農務方興令候秋成爲之邇者三農甫舉乃以數萬之夫蟻聚蹂躪於百里之上於播種不大妨乎此其不可者十也詢謀僉同革言三就偏聽獨任古人重戒欲爲一方除大害當與一方之臣民共籌之聞貞明踏勘正定時撫按司臣俱有後

言郡守而下有慮及於桑田廬舍者不曰避事偷安則曰自私其民間有承風希旨卽擊節歎賞曰我自出京以來未有如公之實心任事者夫舉久懸地方洞悉利弊者置之不問而第於附己者取焉詢謀之謂何而乃偏執之若此也偏執則事必償此其不可者十有一也朝廷舉事自有大體苟計關宗社利生民所不能已者卽請之內帑或徵附近之丁夫濟之可也今事在可已而供費浩煩乃唯一二羽士募化是賴亦羞朝廷而損國體者矣此其不可者十有二也夫以貞明之諳練老成豈慮不及此而必銳意行之者蓋奉行之人不善體任事之意或虛報其功以要譽聞或故減其費以見智

畧或引一勞永逸厥成晏如之語以阿順其意彼以汲汲任事之心重之以喜事者之說故不覺其入而偏信以至此也臣愚不識時務唯知王道本乎人情利之所在民爭趨之害之所在民爭避之苟可以獲利而遠害民亦何憚而不爲而猶待於上之督率而猶蹙額不願之若是乎況天下晏如以其臻厥成也未有不成而晏如者也而搜括府庫勞苦元元以圖無益斷斷乎其不可者此臣所以不容已於言也伏乞勅下該部如舉臣言不謬再行本官會同撫按諸臣將滄沱河會勘詳議察地之宜從人之便務集衆以廣益毋偏執以必行庶民生獲安國計不損卽當事者亦不至壞極而不可收



拾矣民社幸甚

覆漳河分流疏

國朝李光地

臣等欽奉

皇上面諭漳河現在分流須令永久分流纔好若并而歸運則與漕道有妨并歸子牙河則民田受害爾等往詳看來

奏欽此 臣等遵奉

諭旨查看得現在漳河分爲四支一支自直隸大名府之魏縣元城縣流至山東邱縣地方歸衛入運一支由直隸廣平縣至山東邱縣地方復分爲二其一俗呼老漳河自邱縣東北分流經直隸之威縣南宮棗強景州武邑阜城交河等地方至青縣杜林木村與完固口之支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蠶

七

流合至鮑家嘴歸運又其一俗呼小漳河亦自邱縣西北分流經直隸之鉅鹿廣宗平鄉至寧晉與滏河會又經東鹿冀州與滹沱河會由衡水至獻縣完固口復分爲兩支一支自完固口流至青縣會老漳河至鮑家嘴歸運一支經河間大城爲子牙河出王家口歸淀查漳河現在末流所分四支三支歸運一支歸淀然歸運三支水勢頗弱其歸淀一支水勢獨強約其水勢三支之水僅可以敵一支是則此時漳水一半歸運一半歸淀運道旣無難受之虞子牙河亦得分殺之勢誠有如聖諭所云者 臣等竊觀此時水勢惟經寧晉冀州會滏河滹沱河一支最爲深通其歸館陶及青縣入運之兩支水

勢頗淺或恐將來淤塞臣等議得應令所經由各地方官每年於水未發時分段挑濬臣等按季察視務令此兩支俱疏通無滯以殺小漳河之勢如遇水大時仍用挑水壩等法逼水分流庶幾北不至挾滹沱以侵田南不至合衛河以害運臣等愚陋之識未必有當伏乞

皇上訓誨指示遵行

覆滹沱南徙疏

方觀承

竊照滹沱河自東鹿改流南徙由冀州寧晉入滏陽河據冀趙兩州稟陳仍應導由舊路入滏經臣

奏請親往體勘審其地勢之難易權其利害之重輕定議

具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藝

八

奏奉到

硃批是但秉公爲之欽此臣於本月十五日率同清河道壯

德保定府王祖庚前往該處由改流之晉州張岔口沿

河五十五里至寧晉營上村入滏處所乘舟詳勘新河

寬自七八十丈至二十餘丈深自七八丈至一丈五六

尺已成大河勢順安流蓋此處原係康熙年間滹沱舊

道改流時淤去河道非於平地另有衝齧或礙田廬須

加籌畫也其張岔口迤東河身南北二股分合共長四

十餘里俱已成平陸斷非人力所能挑復且貼近東鹿

城南常年頗費捍禦今改道晉州寧晉境內則皆距城

三十餘里其村莊之近河者多在高阜並築埝護村以

防漫水束鹿田道情形亦復如是於彼於此皆爲一水  
一麥之地卽如束鹿以南本年滹水漫溢村莊今於消  
退後仰蒙

聖恩借助麥種秋麥彌望全無隙地諺稱一麥抵三秋居民  
固習以爲常矣茲臣查勘之次住近新河士民並無以  
不便陳訴者而情形旣明地方官亦知因勢利導之爲  
宜皆不復言濬復舊河矣所有臣查明緣由理合繕摺  
奏覆並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訓示謹

奏

記

重修學宮記

明傅珪

東鹿保定屬邑也唐大歷中已有東鹿之名歷朝皆因之邑治東有孔子廟廟之後卽爲學歲久弗治日就荒圯春秋修祀事朝夕講學皆稱不便成化十三年泰安周侯冕來爲宰蒞政五年卽加修葺於學則修明倫堂東西二齋於廟則修大成殿戟門方屬意於櫺星門侯適用薦而去十九年城武胡侯海者至繼周之跡乃督工掄材大起櫺星門旣成方屬意於兩廡胡亦用薦而去矣宏治改元二年山右弋侯福至謁廟講學喟嘆曰茲不續迄無成遂嘿圖其所須逾二年凡旣具乃擇日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記

事事舊廡東西各五楹每增二楹復加高廣廡中木主香案狹小而舊亦易以新而大者殿前地形卑下每釋奠遇雨登降惟艱則培而高之覆以甃於學則築倉庾闢射圃凡門若墻及生徒肄業之所周侯之修而未備備而復壞者皆爲治之日期成其事不必功自己出也八年工告訖學司訓武定康君紹儒新城郝君鸞走書徵子記遺生員李鳳戴文信以速予東鹿予同郡地弋侯又爲同年友義不得辭惟天下事卒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然自同者常少而自異者常多故成事難敗者易也且爲邑宰於東鹿上有州有府又有御史有都御史皆當請令而行者也苟一人之或異則見扈而不放

行下有丞有簿有尉又有民皆當合謀而成者也苟一人之不樂從則見阻而不可行况作於前未必有繼於後繼於後未必保其終欲事之成豈不難哉是役也始於壬寅終於乙卯歷十有四年創於周侯繼於胡侯成於弋侯歷三邑宰中間所歷郡大夫御史都御史及丞簿尉之屬又不止一人而卒無爲自異豈其事之成也亦有不偶然耶弋侯以其暇又爲察院公館譙樓南壇西壇復樹名木于邑治西四達之道榜其東曰大司馬北曰太保西曰少保南曰亞卿總顏之曰賢萃蓋爲先達王公驥王公文賈公俊王公宗葵而作俾邑髦俊有所法且有所慕是又起學之餘意也脫後之人不爲異

推而大之於其敝也嗣而葺之則所成尙多矣豈直廟學之成而已周侯字文中乙未進士薦爲太僕寺丞胡侯字朝宗乙酉貢士薦爲監察御史弋侯字尙潔丁未進士賢而有惠政累爲當道者所薦其秩位未可量也予特記此修建之始末及其人之名氏出處庶來者有所考若孔子之道則如天焉敢輒以臆語形容之

重修護城堤記

呂 柟

東鹿保定隸邑也治在真定東滹沱河自雁門來經靈壽平山晉州深州至於直沽入海而東鹿間於晉深滹沱故道南東鹿三十里然縣址卑而沮洳滹沱之來也西韓河自大鳴泉南入綿蔓甘陶自平山入松陽自楸

德輝旬一課焉工始正月至四月而告考於上上致  
仕教諭焦讓及義士王勳會其鄉諸耆俊曰是後地實  
祗席吾東鹿人於子子孫孫者也然非王公上切屬公  
之心下作諸執事者之志今尙有東鹿乎乃請學諭南  
陽王璣撰狀使學生喬英李引之問記於戲梅近過保  
定遇憲副賈會期於途其言德輝之救東鹿畧亦若此  
夫昔日德輝之爲御史也先皇帝所諱言者建儲事耳  
德輝乃屢抗疏言之可殺其身而不顧及其守永平也  
鎮守太監誣民謀叛杖殺數命德輝平反其餘至係禁  
獄七月而不悔其與東鹿之陷溺也身嬰厚病觸風霜  
程畚鍤躬執其勞忘其病而不辭者一也嗚呼格天存

乎信建功存乎仁使力存乎度敬上存乎忠慈下存乎  
公謂德輝庶幾乎此五者非耶嗣治保定者幸無棄其  
烈德輝名光同子戊辰年進士周公季鳳毛澄榜進士  
嘉靖元年冬十一月記

脩城記

歐陽暎

國家承平日久民物阜熙郡邑設險之制備而不用嘉  
靖庚戌秋殘敵入寇烽火徹於內地守土者始講捍禦  
之策維時東鹿尹李子華魯閣報卽釋琴卷省干戈誓  
衆登埤以守周視百雉陋甚大懼焉詢其故乃知爲元  
至正間總兵八旦所築國朝賢令黃子嘉胡海周鑰薛  
朝雖嘗增置之然非經久計也尹曰保定爲國西門東

鹿者保之上邑藩屏繫焉入聖運百八十餘年而城郭尚仍其舊可乎慨然有維新之意逮敵遁民安請於當道卽經始焉或曰難哉力出於民貧者不自給富者多免占也工資於財公帑不可移常賦無所羨也人情襲逸而憚勞郡議罔協事或終阻也尹曰有是哉天下之事無以任之則難苟任之吾見其易易也故毀譽之圖審而後靡鹽之慮搖匪躬之節勵而後振迅之謀決吾志決矣吾以身任此矣於是計福以征役役斯均因事以輪財財斯裕紆經綸陳紀綱要其始終而定以規範令出惟行百議不淆事乃協城周圍八百九十六丈五尺根濶二丈八尺上一丈四尺高二丈八尺撤舊堞爲

闌墻高三尺砌新堞於外高六尺四門各益以重門爲敵臺八四隅大敵臺各二其餘小敵臺十有八設戍舖於上隍周圍一千九十三丈五尺濶四丈深一丈五尺外繚以墻高六尺吊橋四各長一丈八尺堅緻可久規模視舊大展以二月朔首事三月三日落成何神哉邑之士夫者庶感茲不朽之德相率詣撫軍艾公請伐石紀功公曰可其邑博張子守身乃述官僚士夫者庶之意令四生高龍張世龍閔思賢王潭謁予請文焉予曰賢哉尹也於從政乎何有詩曰訏謨定命言猷遠而號令一也遠則其效大一則其志成是故足以扶世而建功自封建旣罷吏以敏捷速化爲龍點飾文具遞相矜

炫不暇經久善後之圖吏之遷轉以三年耳誰能以三年之間而慮百年之事乎安在其訐也其有志者又或移於他故而中止安在其定也賢哉尹也其振慮也深其防患也預其施規也大其垂庇也廣其赴功也敏其趨事也嚴不延弛以廢時不冒濫以糜物不蓄疑以敗計不引嫌以妨正凡此十者可謂抱貞不惑策駿絕塵矣用能振起勲功保障元元施及來世非所謂訐謨定命者歟卽此則他政可知也東鹿之民其安矣乎至難得者安民之吏也使守郡守邑者皆若尹則郡邑之民舉安守邊者皆若尹則邊境安守國守社稷者皆若尹則國家社稷安郡邑安邊境安則聖君端拱穆清之上

禮樂興而帝道舉矣尹其賢哉真可與從政也哉夫計萬世者聖賢之道也謀百世者卿大夫之業也偷朝夕者小人之心也尹有百世之謀矣庶幾賢聖之道哉廼若曳紱振章食君之祿以爲斯民上而顧下同小人朝夕之計視尹亦有愧矣雖然善以繼乃成功因傳而顯以後尹茲邑者承尹之志守而勿廢謹衣御之戒預陰雨之謀則民其永賴矣尙慎旃哉尹字季榮別號前河祥符人甲辰進士文學政事有古風遠大之器也他日守天下守國家守社稷可知矣一時仕東鹿者如縣丞張子邦祥主簿孫子烜教諭張子守身訓導張子筮高子章俱豈弟君子共贊其成而承委董役克協峻績則



與史嚮子恩之勞居多恩善於其職者皆民之所庇也  
并及之

後思亭記

陸 簡

政之繫人心也甚大蓋有要譽於一時一轉徙而棄之  
若芻狗者惠也非政也君子平其政而人歸之雖去之  
千百世不可忘固不思其人思其政也廼若今廣西叅  
政盛公舊尹東鹿之政庶乎去之千百世而不可忘者  
耶公名錫字時望常之錫山人景泰辛未進士拜監察  
御史立臺侃侃思盡言時政缺失天順間石氏用事公  
首劾其奸忤旨左遷東鹿公視舊政紊而不理圖維其  
新門胥閹皂之屬今州縣吏多用以給芻薪之直至或

東鹿縣志卷十 藝文 記 七

蚤夜敗吾政公曰毋忽其微正已之端也悉去之一日  
決滯獄數百人人灌呼稱平定九則之法以役民而貧  
富無不均之患貧不能耕者歲時給耒耜激勸之兩賦  
之外不使錙銖取於民而用之官者雖一錢尺布之出  
計必當然使民鰥寡者有養婚喪不給者有助受其惠  
而不費暇輒臨學校與諸生問難經義詢得失周旋若  
師友諸樂從之游而文教興行雖田里小民亦知慕  
禮讓而日銷其悍鷙之氣四境大治縣庭晝寂無諠譁  
聲巡行之使入其境一揖而去無所廉問逾年持母喪  
回邑人髦倪遮道欲留之泣送郊外不之氓復相率  
號留之不得各解其靴一懸之邑門既去而思之日

焚香籲天望其必復天順庚辰公服闋而代公者適  
平邑人奔走上闕以舊侯請詔可之遂起復公使往邑  
人相扶携迎道上懽呼如家人父子之相值舉其舊政  
而申令之風聲所至民從之惟恐後田氏兄弟爭財十  
年訟於官公諷以古人兄弟之義曰爾曹以昔人待我  
今爾兄弟不能如古人則所以待我者我何敢當之二  
人悔悟復與同屋鄰境之民聞風而往愬者口相尋於  
道公慰遣之民曰吾黨不幸不得爲東鹿之民沐餘光  
然仁愛宜不聞彼此賜一言足矣乃使自致其與愬者  
來爲曲直之成帖服去癸未歲大饑公境內獨賴賑恤  
之勤晏然無轉徙之苦向之流離遠近者日歸之初年

編戶若干社旣而增九社里巷之兒歌其政者有清如  
水明如鏡之言頌聲載道達於朝廷褒異之擢福建邵  
武府太守邑人願終留之而其長則曰吾儕同望公之  
寵祿日躋也今何敢以百里之地終淹之哉旣去乃相  
與謀築亭縣治之東題曰後思使去此千百世過此亭  
思公之政不忘於戲漢稱循吏若何武者爲有去後思  
若公之爲東鹿嚴明而不近於苛優游而不流於墮雖  
古稱神明之循吏豈弟之君子無以尙之何有於武哉  
而人思之固宜然於是可見民心之好德不遠三代  
今四海之大司民牧者衆矣能庶幾乎三代之治而得  
人之思如公者何其鮮也公之爲邵武則邵武之民思

之如東鹿闔藩之臣以邵武旣治而薦公更守延平則延平之民思之如邵武公何以得是於人人哉戶部主事王君表倫東鹿人乃道其邑老范居禮及姻婭輩甄緒之意假予言紀公歲月於庭下之石雖然公之政在邑人之心當去之千百世不能忘何俟予言然亦驅勉爲之記以風勵乎爲民牧者况公今方叅政廣西將來之用未可量因以使天下後世知國家循良之有人而黜陟之有道也不亦美乎

文峯閣碑記

王明

夫人才之盛衰豈盡由于形勝乎或者曰山川之所繫結風氣之所翕藏畜靈深則發祥顯理有固然何足異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記

九

者東鹿爲中輔壯邑往昔英賢輩出代不乏人唐宋時張公董公忠義炳赫千載下猶有生氣迨明自忠毅毅愍二王公而下元臣巨卿勲業文章後先相望攷之簡冊班班可睹已邇來三十餘載衿舄日增而科第中歇夫一束邑也而乍盛乍衰若此曷故哉司風教者惕焉有爲清臺之言者曰東故大陸地曩時滹沱河環城之南其縈若帶今北徙漫流入海水瀉無情靈氣罕聚職是之由盍于治城之巽方營閣爲填乎蓋巽爲風風宜藏不宜洩故云維時別駕陳公領之首爲之相定其地邑令許公朱公趙公相繼來倡其役而邑人咸踴躍輸資飭材鳩工爲層樓梯而上者二高若干尺初年始

馬工方半會兵憲四泉余公巡部至見而嘆曰偉哉是舉乎繁余有風教之責者當何如以勸相之耶爰斥俸金助之遂訖工而告成而命之曰文峯閣挹庚延辛巍峩截業聳如煥爛已治以來此稱奇觀矣余惟斯閣之建爾父老世以土木金碧標致輝煌而恣游觀也哉乃各爲若子而爲家計深且遠斯美意也而費不借于官帑力不煩于里氓越二載而告成日費亦甚矣余願爲若子弟者誠視斯閣之巍峩釋文峯之名義慷慨標奇獻異者何限假令士不自奮亦徒然爾卽向所稱鄉先哲固皆靈氣所鍾啓之于傳有曰博聞強記有曰精思力踐亦何嘗不出學而顯乎故形勝之說不可

東廬雜錄

卷十

記

十

謂無而所由成之者人耳且也物不震不發人不振不勇使爲若子弟者誠視斯閣之巍峩釋文峯之名義慷慨焉思毅焉奮而益精其學業焉庶幾哉前修可企而人才之盛視前修有加矣豈亦爾諸父老建閣之初意乎故余願若子弟者之體之也爰勒之石俾有志者省焉陳公名九疇平湖人許公名恩絳州人朱公名一化鄆縣人趙公名誥淇縣人

新建滹沱河祠記

孫承宗

余郡二十州邑而半以水患鹿城滹沱之衝患更厲蓋泉守大夫日爲慮而長吏半從泥淖中顛畫畚插有年矣歲壬子余持節過城下則民廬沒廢什可三四明年

則牙舍日艤舟而出且支木以步于時有遷城之議袁令君固不可曰南北不百里誰爲湯湯安流而祈寧土者旣上其事于叅知解公則爲高其衛城之坊夾埤樹萬柳亡何水大浸日遣舟出諸溺者而城恃以無恐然從坊視城如益益河伯環坊而浸者遂至漂簿書沒民廬父老相率請令君就高阜令君復不可曰吾請命于上矣小民越在泥淖而吾高阜以居乎乃繪圖持上叅伯條次脩救數事得還報次第布之于是開粥塲築冬生院成梁于隘成舟于闕成水車于瀦鑿坊漸渠以達內浸于舊壑而斷西北之支河越明年三月渠且成叅知公實臨視之皓皓盱盱閭幾爲河也公駭嘆泣下詰

東鹿縣志卷

藝

記

十一

旦又引咎拜禱相其嚮曰是可導而南又指其衝曰當築宮其上以祀河伯更發金爲撫濟院百廬以待諸露宿者越月而祠成又越月而河伯南徙可二里許又越月而邑士庶擊牲享河伯歡呼祠下拜河伯之貺頌叅知公之格神也于是馮孝廉冕次其事來言曰公之格神凡以爲百姓神之貺公凡以公前後所賑拯俾明府請無不得殫其心而旣遙厯之又躬臨之是用冥章厥績以嘉成勞耳余謂災亦何常備則馮人不備則馮神河之竟南若更北也不敢知乃余所知可漸漸之可坊坊之卽蛟鱗魚沸地不得寧而必躬必親以掾之使小民不馮神而馮人今天下三事而下輒攢眉于不可爲

有監司守令若可爲而聞諉誣于不爲故下有災而令不以聞令有狀而上不以聽卽姑聞姑聽之議獨議賑而死徒過半矣乃若交相圖畫至厓前矛于河干而親爲指授方畧其諭慰父老綏奠溺人備極篤摯然則川靈受貺而浸宅康莊驚波方軌也豈非仁人之效哉昔漢武沉璧撻石而咎河伯不仁王弇州過郡曾曰河伯不仁長吏佐之嗟乎余不敢謂天下有不仁而吏豈其神而不仁今余郡有仁吏神終煩我長筭乎傳稱與溺人寧溺淵然則不仁甚于水也余願吏吾土者爲仁吏土卽溺不溺矣

文昌閣碑記

劉效祖

東鹿縣爲保定府屬邑土沃民醇聲聞甲三輔獨以文運不昌諸士游泮宮者不減三百餘人而十餘科未有中設者先是解梁王文軒公尹茲邑則慨然念之詢之邑人咸莫知其故公語諸士曰國典文教所當急興天時人事迭相爲用以茲仁里而令才賢者淹滯豈獨諸士任其咎哉要以爲令者不講求而興起之耳今海內有學宮皆崇奉孔子以爲諸士進德修業之正鵠惟是梓潼帝君爲文章司命之神諸邑多未有尸祀者茲邑文教衰落若此是可不可不借靈以爲諸士唯唯曰幸甚公復詢往事得先年署事陳公別駕爲諸士卜吉地于東門堤可建祠宇遂捐秩入若干金爲邑人

信邑人翕然應之肇工于萬厯甲申訖于成子計五  
殿一十六楹外爲門周爲垣第礮攻未徹而公以憂去  
今公復令密雲東人景自安先以公委督事今來告成  
于公且謂不可無一言以志歲月余不佞卜舍于密營  
奉公周旋間語及東鹿前事則惓惓焉今以自安遠來  
屬余爲記余嗟嗟嘆之曰王政以教化爲先務人才以  
作養爲良圖昔魯僖公修泮宮春秋不以爲勞民蓋重  
作士之典非消工單賄者可例言也公以政刑修明之  
暇有意及此可不謂先知務者哉向者余門人趙方麓  
君嗣公尹東鹿余亦以邑之文教不振畧與言之不知  
公已先爲着鞭矣豈其神情之偶合若或有使之耶繼

東鹿縣志卷十 藝記

記

三

自今邑諸士能不昧公嘉惠之意而爭自淬勵則文昌  
君神化感通豈不陰持而默相之令諸士翩翩而日振  
起哉信若是則天時人事公所謂相爲用者正此之謂  
也余成公之美故爲述其大指更囑方麓趙君礮石以  
載公功德于鹿人者若此俟將來文運克昌人文駿發  
指此石而相謂曰吾邑人幸有賢父母能興文教始作  
者王助成者趙而絳州許君恩四明朱君一化均與有  
力焉蓋後先相映可以垂百世之芳名矣王公名明庚  
辰進士山西解州人趙君名誥河南淇縣人

重修文廟碑記

國朝馮聖兆

歲庚子月在辛巳朔越十日文廟災罰不敬也先是廟

而缺壞禽鳥之乘隙而巢其中者夥焉凡上下積穢如  
鋪雖朔望灑掃草草而已若是者且數年久矣知神之  
靈未有安也突爾告災而識者相與斷曰罰不敬也時  
邑侯楊父母下車未久與事適相值侯輒身任之而不  
辭越明年廼齋戒沐浴禱於神所而重新焉又先捐俸  
爲一邑倡侯性介而直敷政臨民一出至誠惻怛故德  
化所孚不賞而民勸不令而民從一旦率作興事邑之  
人咸樂輸焉其官於外而輸助多金者爲山東督糧道  
少參李君世洽浙江巡海道叅政姪董河南汝寧府節  
推張君鼎彝在籍紳若士洎鄉耆或輸筋力而侯又躬  
行省試稽其勤惰恤其勞苦故不日而成視前巍然改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記

古

觀兩廡楹星戟門久爲風雨侵蝕并加封植亦煥然一  
新去廟西數十武舊有大悲閣在焉議者以其太高謂  
於文風不利故重建之日壯其基也高其柱石積而崇  
之務使旣出閣上爲一邑形勝之概雖曰術士家言不  
必取信然而尊奉聖德惟恐不愆其至而稍有歉焉也  
繼自今其勤於灑掃慎於禱饗禮必豐齋戒必誠黍  
稷惟馨亦明德惟馨神之不休享也幾希是役也仲春  
鳩工告成於歲七月其主事者爲邑侯楊公子廷江西  
豐城人其捐俸襄事者爲邑廣文王君鱗大名長垣人  
二尹劉君應科湖廣天柱人其監事者爲庠生張子繩  
康吳子道生李子世藻魏子時又俱本縣人余以多病



故不能從事經營迄今工程告竣爰述舉事始終以志石其諸與事者咸列姓名於陰

觀靜樓記

陳 僖

東鹿劉令公西來先生誌東鹿表章新城八景其一曰遠香蓮沼蓋李少叅溉林先生別墅也先生具濟世才中年抱病歸因其居之西北隅瀦水一區潄池種蓮四圍蔭以垂柳中築一亭魏相國署曰遠香因蓮而得名也亭之後築樓爲藏修之地自題曰觀靜樓之室曰住心康熙十年夏陳子方應令公召同事纂修會樓成屬爲記客曰先生其逃于禪歟陳子曰子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先生其理學之宗者乎天下事有名同而實異者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記

圭

則當究其實有實同而名亦不甚異者則不必泥其名子以爲逃于禪者豈非有見于釋氏所傳傳燈錄志誠禪師住心觀靜之說耶客曰然陳子曰子誠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先生之志特寓意于禪而蘊其學耳子亦聞太極之說乎太極者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陽者動也陰者靜也莫不具之于心心統性情者也心曰住者卽吾儒之存養也靜曰觀者誠斯明見性地之本來也旣曰觀靜而又曰住心者非住心不足以觀靜卽吾儒無存養省察之功心不在腔子裏則不能復而見性之成也由此推之易之所謂閑邪存其誠書之所謂安汝止詩之所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禮之所謂時觀而弗

語存其心也春秋所謂過人欲存天理無非此物此志也先生誠理學之宗者歟必泥其名而謂其逃于禪則固矣客笑而去余因書之以爲記

東鹿縣新建義學記

王天慶

當今

聖天子壽考作人大闡經術以惠教海內無遠弗臻矣故畿輔首郡之保陽設有蓮池書院文教宏開多士畢集鹿城雖隸保屬實處畿南士人心切嚮往跋涉維艱余承乏茲土父母斯民卽不敢以興賢育才爲已任而修職業宣德意亦守土者責也爰購屋於文昌官之旁室宇維新以爲下帷講肄之所前臨清渠復得觀水之樂萃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記

其

城鄉英髦延丙辰科孝廉李君珍爲學師蓋彬彬焉邑舊有學田若干畝復設措二百金交城中典舖生息月得三金爲修脯膏火之資以圖經久鄉間一二單寒之子月助白米各三斗稍分清俸耳顧念學者之自勸與君子之勸學非始之難繼之爲難也余旣謀厥始使來者可繼計自今蒞茲邑者踵事而增俾師弟子學不懈業益修若培木於山畜鱗於澤遲之歲祀當必有千霄之材興雲之鬢出乎其中以應

盛朝得人之瑞將見人材蔚起爲楨爲幹上資黼黻下濟黔黎或者不忘始事之用心則後起君子錫類之意更深凡遠矣

護城隄記

王天慶

東鹿當滹沱下流之衝地衍土疎而水性又復亢悍奔突泥沙交流泛溢善潰有明以來常爲邑患自舊城遷移茲土有由然也城之有隄舊矣原初始之意城以防邑隄以護城非不堅且壯也其後積年旣久廢弛漸開守土者玩日以倖遷而小民嗜利覩近忘遠剝之削之侵之夷之半皆平地卽有存其形者僅一綫耳噫一邑之中廟祀壇壝在焉倉庫廨署存焉士庶室廬集焉而所恃惟一城城所恃惟一隄隄壞城漚巨浸適至其何恃以無恐非守土者之責而誰責耶丙辰秋余承乏茲邑見百務俱隳心甚懼焉爰於小民農務之暇漸次整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記

七

理首城隍廟次文昌宮次義學次養濟院次劉將軍廟次倉庫衙署鳩工庀材日不暇給而戊午秋淫雨綿延十餘日河決邑南孟家莊大里寺四七營大營等村余方偕僚佐相度沿河地形以爲守禦計而役奔來報河水逼城余乘筏歸則水與隄爭隄弱水强壕塹已盈漸與城鬪矣登時率城中四關居民闔門擁土爲權宜計而水亦漸次衰止復歸故道一邑之人獲有寧宇者亦幸也已記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不信然乎越明年雨暘時若蝗不爲災二秋頗稔因申請上憲動帑興修各憲念切民瘼卽賜允而民亦和會咸來趨事興工於己未九月朔日訖役於庚申四月旣望

計長一千餘丈高濶悉照估計分別土性層分叠破蛇  
蜒迤邐如虹之繞如虬之蟠又於頂冲之處播置荻葦  
無數環堤栽柳二千餘株以爲隄界而卽以護隄將來  
青葱蒼翠如幕如織不居然茲城一鉅觀也哉是役也  
其費則

朝廷公帑其修則各憲雅意其力則取諸民其成則因乎時  
余特藉是以謝守土之責而告無罪焉耳非敢自以爲  
功也爰勒諸石以告後之蒞斯土者先事豫防無若予  
之因警後戒則又幸矣至於省勤惰則縣丞張建鑄管  
河主簿郝浩與有勞焉

三莊建立公館碑記

王天慶

東鹿縣志卷十

記

六

爲政之道貴溯源在興利而去弊余蒞東數載  
凡閭閻疾苦民生休戚悉心訪察不憚諮詢期與吾民  
去一弊便受一利間有難於盡除者必幾經籌畫而後  
見諸施行如城中南北公館二處爲憲節經臨同官來  
往而設此不過偶爾停驂非久爲駐劄之所在城紳士  
皆簪纓世第夏屋渠渠豈於公祖父母信宿居停遂有  
吝惜乎何至數十年來爲一公館名色派累多金貽數  
莊百姓世世之憂房主享不美之利官常受派累之名  
經臨者若知此隱弊雖露宿風餐亦弗恤也如云優免  
莊民雜派則當今

功令嚴密久鮮累民之事余履任以來並無差票沿村呼擾

我士民所共聞見卽不免者猶免而奚擾之爲惟是東  
鹿乃保屬劇邑上憲同官來往頗多因與紳士議將每  
年派累南北公館之裴辛莊小馮莊孤馬營莊自戊午  
年起至庚申年止共得莊銀四百二十兩就文昌宮西  
偏購置民房二座計三十間益以廉俸咸與更新前臨  
清渠植藕千莖頗類蓮池書院爰作義學俾師徒講讀  
其內偶遇星軺經臨仍爲下榻之所從此三莊無派累  
之苦卽大小差徭永行邀免但屋宇雖新而一切應用  
器具蔑如且風雨飄搖難免殘缺三莊咸樂歲修置備  
今公館之費旣可永免而文昌宮城隍廟每歲演劇祭  
供需費三十金勻之三莊並廟地三十畝仍令李紳濟

重修南池書院文昌宮新建夢花堂碑記

李文耀

南池書院建於前邑令晉江王君君旣改查君祠爲文  
昌宮卽於宮西立書院兼作候館以南池名者前臨城  
中長渠俗傳滹沱故道者也歷二十年棟宇剝落絃誦  
之聲無聞余蒞任謁文昌宮蠡次鼠跡砌圯櫺欹學舍  
荒涼不可跂足所謂南池者亦日就蕪堙余悚然曰書  
院之設所以廣

聖天子教育之化成德達材與邑運盛衰相繫其烏可以不  
振且帝君握斗柄掌文教而弗潔弗虔神之不安降祥  
安在急鑄清俸大加修葺宮之內外丹墀有羅甍密楹  
羅几筵咸秩正中建龕金塑帝君神像并地珠章赤烏  
左右侍從咸肖宮後查君祠亦重葺焉後以地隘狹於  
宮東購里民毛氏地一區縱橫數十武建新堂三楹旁  
爲廊舍繚以周垣設講席於宮中使教者學者仰止景  
行肅怠心而發文思宮後爲師齋旁爲學舍而新堂則  
爲吟咏游息之所其西講院并加丹堊厚其墻開使節  
至爲宿廬餘仍以處諸生延名師撥膏火月有課歲有  
程然後規模粗可觀焉廼濟南池而深之植蓮千莖環  
以桃柳池每歲夏月涸恒藉輦挹茲則源頭活水宕漾  
紆餘雲影天光與經厨史榭相煥發秋初蓮吐三葩清  
香飄裊余偕館師及諸生坐新堂中顧而樂之賦詩紀  
事有彩筆生花君夢否之句因顏其堂曰夢花堂是秋  
年舉賢書一人武關又獲雋二人適符花兆誠盛事也  
曩余在雲間上海重脩申江書院在豫章上饒創建靈  
山書院各規模宏鉅生徒雲盛於邑兩處文運俱有振  
興今茲是舉未敢夸爲巨麗惟是恭承

聖化仰藉神庥毓杞梓於蕢城培芷蘭於滹水行見是邑之  
秀必有爲瓊芝爲瑤草獻諸

彤廷者此固余惓惓之苦心而亦欲後之君子相與振興以

垂諸久遠者也爰鐫其年月於石

重修護城隄記

李文耀

案周禮職方并州山曰恒山川曰虜池師古曰虜池音呼徒卽今滹沱也自山西入直隸境而東鹿適當其衝明天啟壬戌舊城圯於水遷邑茲土令之所以籌保障者視他邑爲尤難城舊有堤計長九百餘丈高六尺濶二丈前令之用心可謂勤已歲月旣久馴至損壞每遇滹沱漲發波濤舂擊直撼長堤沙石魚龍蹴踏奔轅隄視昔日以寢削去年晉州河頭村水決新河直衝至城僅賴一綫之隄以爲捍蔽余目睹焦勞僅而獲免倘不急加修築卒遇水至隄一不支害曷有極乾隆二十四

年春余捐俸鳩工增高培厚昕夕省視民趨鞞鼓踴躍恐後於城西北大堤口頂冲之處加修三十餘丈城東北殘缺處加修五十餘丈統計隄長千餘丈高視昔加三之一濶視昔加四之一當蒙道憲經臨查勘慰諭諄復務歸堅實遵卽續加畚鍤層疊鞏固又於東門外向未設隄處環築壕墻一道計長二百餘丈高濶悉中程度以備不虞興役於二月十五日於三月初二日工竣是役也不費公帑務絕派累悉分廉俸爲吾民圖經久之計民大和會不浹月而用底於成世之蒞民者動謂蚩蚩者觀近忘遠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以余視茲土之民趨事赴功奮勉不怠俗何淳也憶余自甫下車以地

處窪下土性疏而水性亢悍諭令沿村各設壕塹以捍水患而借出入謹守望意亦默寓於其中後邑屢被水卒不爲害民歡呼四野知壕塹之爲功甚鉅故茲者築隄之役一唱百和非所謂登高而呼勢加疾也余仰承上憲慈惠下順輿情因勢利導其何力之與有特藉手以告無罪則幸甚矣爰記其重脩之月日以誌後之君子無棄前勞而輒有以保護之此又余與斯民所引領而望者也

重修養濟院碑記

李文耀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禮王制瘠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月令之恤老字孤漢詔之振窮其政一也

東鹿縣志卷十

藝記

三

皇上嘉惠黎元痼瘵在抱教養生息旣合寰宇爲春臺猶恐匹夫匹婦未獲其所於是設養濟院給其衣食安其棲止嗚呼

仁政之周詳度越萬古觀乎此者怵惕惻隱之心可以感發而興起矣邑養濟院在城內轆轤街前令晉江王君建歷年旣久風雨飄搖漸就傾圯每秋霖積潦滙爲汚池蕪穢薰蒸過者掩鼻余惻然爰捐俸而重新之厚其墻墉密其椽桷堅其坊堊瀦者疏之穢者闢之莽者刈之可以蔽風雨可以免蒸濕使孤貧之棲息者含哺鼓腹如優游遊墟中焉夫天地有沴鬱不齊之數民得之爲



札瘥天昏又其次爲些微孤子惟在上者周其疴癢疾痛使與吾身呼吸忻感息息相關然後可以補元氣而迎和祥余嘗攷周禮恤孤惠老自出廩粟至造疍瘍委曲纖悉無不具備而善宣王之中興者亦爲之歌鴻雁焉我

國家深仁愷澤上召天庥時和年豐邑無雁戶惟是二三失業之民荷蒙恤政而有司視爲具文則良法美意隳於因循其如此獎獨何此余所爲滋懼而急爲鞏脩者也外留養局三所一城北關外一舊城一辛集亦皆重葺加聖期堅固立標額例得附載

重修光武廟碑記

李文耀

東鹿縣西傾井村明嘉靖五年創建光武廟傾井村者以井名漢光武遺蹟也光武馳驅河北道經此地三軍渴甚無汲具光武命衆以手扳之井忽傾歛泉水湧出歡聲四動謂有神助迄於今代遠年湮改邑不改井感歎疇昔其遺事猶恍惚遇之嗚呼跡亦異已廟與井密邇

國朝順治十五年康熙四年相繼脩葺歷時既久苔蘚侵蝕殿宇漸朽壞井故覆以亭不甚軒豁又門墻頽塌俱盡無以肅觀瞻乾隆二十二年春文耀承乏茲邑誠吉謁廟庭耆老相與頌靈貺謂近廟二十里內無水雹災心益異之卽謀所以新茲廟簿書期會鹿鹿未遑二十

四年秋滹沱水溢勢方張文耀日夜省田疇督畚鍤凜  
凜焉懼斯民之罹於害河忽南徙自晉州張岔口至寧  
晉營上村入溢張岔口迤東東鹿境也濱河之地南北  
二支共長四十餘里俱成平陸先是廟濱河濤聲舂撞  
洶洶不絕滹沱改徙遂爲沃壤民素力農爭先樹藝制  
府桐城方公勘何至境具以新河已成大浸當因勢利  
導及東鹿故道無事濬復情形聞於

朝奉

旨俞允制府因偕道憲壯公府憲王公詣斯廟憑欄四眺麥  
秀新疇烟樹空濛隱見杳靄清泉灑灑心神俱曠相與  
賦五七律二章紀時事表遺蹟樂民休而歌神社也滹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記

古

沱之徙羣公咸歸德于神謂廟貌不可不新以命文耀  
文耀謹承命卜吉興築庀材飭工經始于是年十月朔  
明年五月望落成高其閤閣長垣繚之計廣袤七十餘  
丈有亭翼然覆井廟極軒翥重塑神像擇吉安神廟之  
東偏築亭三楹敬鐫制府詩章暨羣公和什永垂休光  
于茲土西偏壘石爲山洞穴幽邃蔭以嘉樹山之後構  
小亭宜憩息遠含天碧邇延綠野羅勝景于履舄之下  
致足樂也夫光武爲漢中興賢主躬親戎馬靈爽式憑  
當險阻艱難之時嘉祥畢應若滹沱水合傾井泉溢皆  
是也則夫遺蹟所在卽于以棲光武之神而降福黎元  
禦災捍患有斷然而無疑者我

皇上德牟造化百靈効順周公召公化行畿甸東鹿以葺爾  
邑當水之衝民嗟胥溺一旦水患盡去得收地利廟成  
而饗神明德維馨之義實于是乎在末吏得躬際盛典  
幸與吾民樂休養于無窮也謹記

望麥樓記

李文耀

署北有翼然高與城際者舊曰北樓上爲睥睨之形郊  
原雲樹若浮几席前人所由眺咏處也余蒞任以後勾  
稽簿牒興修廢墜未遑寧息每秋霖如注則登樓四望  
念令足以蔽風雨而吾民田若廬恐或爲漳河巨漲所  
汨徙倚不能下庚辰秋河旣南徙越明年春麥大稔有  
雙歧有九穗余亦幸獲息肩乃稍葺茲樓公餘焚香展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記

十五

卷四顧封中遠吞山岱近挹原香心殊樂之昔米襄陽  
知無爲軍築新樓成秋稻旣穫宿雨初晴見四野菁蔥  
問吏人曰此稻孫也公喜以名其樓余安敢妄希公而  
巨壑遠移新畬沃茂若會逢其適者旣以自幸而勤脩  
其政以召天和永登吾民於衽席又自勵也爰以望麥  
顏其樓而紀其實於後

重修城隍廟碑記

李符清

鹿城之城隍廟有二一在舊城西街銅像鄉人建殿祠  
之一在今縣治西北自明天啟六年邑侯宋公創建迄  
國朝以來邑侯楊公沈公王公三歷增修規模稱宏敞焉  
余以乾隆五十三年宰是邑下車謁廟像見堂庭廊廡

多爲風雨所蝕慨然曰此廟不脩且壞遂捐俸構材鳩工擇邑紳士之能者董其事於是脩飾舊者添增新者廓而大之煥然壯觀比前之所脩更唐哉皇哉斯真足稱宏敞矣工旣竣余調任天津未遑紀之也越三年復宰是邑偕斯民之父老子弟復覩所謂煥然壯觀者而講彰輝修悖之義於斯廟俾斯民之循循於法紀彝倫之中脩五教親九族以致其禮祀而享年豐降福之休洵非偶然也或問於余曰鬼神於人何與乎冥司之說信何如也公乃汲汲於是余曰噫子不知鬼神而不觀之人乎天地之大也人與鬼神其居之天下之人之紛紛也亦人與鬼神其治之先王之以神道設教也非以

誣民也風雲雷雨屬之天而有司之者矣山岳川瀆屬之地而有主之者矣司之於天者稱以師焉主之於地者視以公侯焉公侯稟天子之命以治於明鬼神亦稟天地之命以治於幽欲天下之無治不可得也後世守土日增政令日繁於是郡州縣之官焉卽有郡州縣之神焉郡州縣之官稟天子命以治於明郡州縣之神亦稟天地之命以治於幽欲天下之無治不可得也然則城隍之神何據乎曰有其邑則有城有隍有城隍卽有城隍之神亦猶有其地則有其邑有其邑則有其官鬼神因人而有者也旣奉之爲官長矣而烏得不有官長乎旣奉之爲城隍之神矣而烏得不有其神乎今余

之新斯廟也非獨以爲鬼神之教也亦以爲宰是邑者之宜聰明正直而壹者也邑宰稟天子命以治於明城隍亦稟天地之命以治於幽欲斯邑之無治不可得也口後世裨官異史言城隍之神有可以人爲者有補有調有署篆皆鑿鑿可據其信然乎曰此儒者不必言而傳說言之有其理則有其事信之於理卽信之於事可也信之於明卽信之於幽可也余不能與子觀於幽與子觀於明可乎因或之問也而并論之且書之碑俾知余之再來於此復得與斯民之循循於法紀彛倫更講明彰輝修悖之由有以自信而臻康和之福者則亦洵非偶然也

重修慈雲寺碑記

李符清

東鹿城市鄉鎮道釋之宮以累百數而廣福慈雲爲之冠廣福寺在縣治北三十里之王封村建於康熙三年崇閎巨麗規制恢大士女信向焉慈雲則權輿於宋直邑城南門內原名大悲寺明成化中增建大悲閣奉安大士像高六丈餘邑志所云佛閣晚鐘卽此

國朝乾隆二十六年前令李君文耀復捐金修葺改名慈雲其規制與廣福埒邇者三十餘年風雨剝蝕殿閣垣墉傾圮殆盡寒煙敗草瓦礫盈堦栖鳥雀而牧馬牛者久矣余戊申歲履任後過其地顧而嘆息卽有意修復以學宮城隍廟工未訖不遑而止甲寅再蒞茲土幸年

穀屢豐河流順軌因捐俸爲邑人倡而邑人亦醵金左右之遂鳩材召匠諏日重修屬邑紳張君嗣房董其役凡像設之侈剝者榱桷之蝨敗者土石之蹟者泐者靡不新之又增建配殿三楹客堂六楹佗若栖禪之所演法之堂旁及齋寮廚庫之屬大細畧備修除黜堊金設色凡九閱月而告厥成於是煥若改觀而廣福之崇閎巨麗視此不逮矣工旣竣邑紳士固請曰是不可無文以紀其事余曰是役也豈惟是感於施報種福田祈福利云爾哉蓋有會於慈雲之說而以爲吾民也聞之如來慈心如彼大雲蔭注世界揆其旨亦欲世之士女胥爲善良而已今寺雖在闐闐中市屢賈區鱗次櫛比無山水之勝如保定之靈雨正定之隆興足爲士大夫遊覽然而鐘鼓魚版梵唄悠長日在庸俗耳目間或藉以警其媮惰激發其齋心以向善不倦將如來之蔭注在此而余慈惠斯民之心亦在此矣爰叙其興修本末俾刻諸石其捐貲姓氏則列於碑陰云

重建慈雲寺碑記

張鍾秀

余素不諳佛經而獨有會於因緣之說謂凡物廢興皆有大力者爲之趨負其間機織之湊合若絲牽繩貫適然而非盡適然茲於重修大寺益信寺創於宋傳於明一修於正統辛巳繼修於成化戊午此後隨時補葺邑乘缺焉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閩中李邑侯芟裳重修余

元大夫實總其事九閱月藏工改號慈雲蓋取覆被衆生之意迨乾隆四十三年滹沱水驟漲突入南門寺內外悉爲河伯所據墻垣坍塌廟貌傾欹距前修未及二十年而功程盡棄時余備員山右遙聞此耗旣嘆物力之維艱又念先嚴經營之不易心竊傷之私計舉廢有時非得賢父母如閩中者未易振興也戊申秋嶺南李邑侯載園來宰斯土甫下車卽雅意重修緣諸務未遑庚戌調任津門尋以艱去五十九年甲寅再蒞吾邑弊革廢舉神享民安謂慈雲古寺夙愿未償毅然倡始首捐廉俸三百金里社中樂施者復隨多寡釀金若干商諸余且欲余長子嗣房獨領之余曰恐渠不堪驅使耳

以云繩武不當盡心耶於是庀材鳩工自閣殿以至山門凡五進金碧輝煌崇閣巨麗及夫客舍禪室畫壁遊廊無不曲折如意是役也經始于嘉慶丁巳之秋告成於戊午之夏亦九閱月竣工各爲重修實同創建邑侯卜日蠲潔詣寺瞻拜余隨祇肅禮佛畢向邑侯拱立而致詞曰天下大工大役惟大力者能任之此寺頽圯幾二十年必得使君重來始克移易改觀東坡爲第七尊者作頌曰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龍使君當亦佛門大弟子與因思舉廢有時前後三十餘年間興衰互異而一總理于吾父再督工於吾子余皆目覩其事機緘之相引宛平有待而然余固未嘗潛心內

信因緣之說爲可味也爰綜始末而爲之記

東陽縣志卷十

藝

記

三十



碑

元中書左丞耿公先世墓碑

元張起巖

皇帝卽位之三年龍集乙亥至元改元之冬閏十二月二十一日巳亥制中書左丞煥先世之碑翰林侍講學士起巖撰奎章閣承制學士師簡書御史中丞師敬篆其額臣起巖承乏文翰紀載職也其曷敢辭謹按翰林待制偁侯斯所錄事狀爲叙銘之耿氏世爲鉅鹿大姓漢上谷太守牟平烈侯况東郡太守東光侯純皆鉅鹿人况子弁佐光武中興圖像雲臺弟舒國諸子恭秉夔純弟訢宿植皆以功名自奮蟬聯圭組終漢之世爲大將軍將軍者十三人卿十三人尙公主三人列侯二

東鹿縣志卷

藝文

碑

十三人關內侯三人大司馬騎都尉中郎將護羌校尉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東光侯純之後仍居鉅鹿宋子之龍華里趙州平棘故宋子也有諱彥明者遷祁州東鹿縣之良馬鎮遂爲東鹿人厥後中微世以農隱至處士巖躬勤儉至殷富生子福字伯禧沈鷺寡言有材畧善騎射讀書通大義家積粟萬斛鄉隣窮乏周繼之有執券貸乞者如數與之而焚其券太祖兵入中原金徒都汴河朔盜起郡縣守宰委印綬去民莫能相保衆推宜攝縣政保庇一方者無愈耿公父老子弟相率陳請公力辭不能得與衆約曰毋陵寡弱毋取非義毋犯非禮毋游手棄本業若等能聽我否皆曰唯公所命於是

號令明信境內肅然盜不敢犯太祖八年冬太師國王  
穆呼哩狗地至東鹿遂以其衆降明年春遣使至冀州  
金節度使連恒山公武仙閉城不納使者國王怒命公  
討之公度用兵必多殘民不若招之果不來我興兵有  
辭矣乃持檄往諭節度者稔公威信然猶持兩端曰若  
遣所親來當奉城以歸遣妻兄董善往卽開門納善以  
降因善執贄來見公曠懷開納握手叙歡禮遣還鎮彼  
懇請一人監治軍事公曰君仗義來歸豈反覆者何以  
監爲固請不已遣董善爲之佐冀州平謁上行在所賜  
金織衣一襲名馬二鞍勒具拜鎮國上將軍安定州節  
度使行元帥府事便宜行事佩金虎符其年秋武仙來

攻公悉銳卒逆擊大小三十餘戰鋒未嘗挫仙怒以火  
砲攻北門火起真武殿傾公禱曰神血食此土土人亦  
唯神是依今一城之民懸之于神神其圖之言未旣雷  
電四起雲霧晦冥反風滅火大雨如注仙恐懼然失錯  
爲却三十里俄聞劉便宜以兵自隨往東萊迎邱真人  
行次安平公椎牛饗士宣言於衆曰劉便宜領精兵來  
援期以旦日破賊士衆立功在此舉也諸軍聞之勝氣  
百倍夜半分兵三隊出城逐北鳴鉦伐鼓大譟並進仙  
倉卒不知所爲遂棄營走公以精銳三千銜枚追擊斬  
首數千盡獲其輜重兵甲仙僅得免自是不敢復來威  
名大震隣郡爭附順大帥張柔上其功加輔國上將軍

癸巳二月遭疾二十五日疾革召語諸子吾起家壘畝  
身經百戰誓捐軀死國事不意獲歿屬下今天下平定  
汝等但讀書力田鄉里稱善吾死不恨矣言畢而逝時  
年四十有九三月二日葬良馬鎮之先塋凡三娶初董  
氏繼二張氏子男四曰孝祖襲東鹿軍民長官贈嘉議  
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曰紹祖東  
鹿縣尉曰彘曰冲女二長適藁城口元帥善之子慶滋  
次適寧晉王元帥義之子楫尚書以至元元年甲子七  
月初七日卒年五十五卒之十六日葬元帥墓次娶崔  
氏追封河南郡夫人繼張氏李氏子男八人長繼先次  
繼初次繼元參政也次繼明繼亨繼榮繼昌繼安女三  
人長適牛仁次適酒醋稅務副使李泰次適李紹先參  
政字舜臣幼穎悟好學博涉經史尤好春秋左傳及司  
馬氏通鑑年十八以質子入宿衛三年襲東鹿縣尹官  
制行遷尹行唐固安錦二州判官葛城大同河間三縣  
尹同知絳州事積階忠顯校尉所至以廉直剛敏稱錦  
州二剽盜據險聚衆燒民廬舍掠人妻子劫取財物無  
寧歲參政到官率壯士抵巢穴掩捕誅其渠魁縱其脅  
從者巨害滅除民德之號其山曰耿公山大同有達官  
得旨賜一山爲獵所山產煤炭彼因欲網其利奪民窳  
洞參政反覆陳說卒歸之民宋舊臣家鉉翁寓河間服  
日執弟子禮師問聽其講說無倦至元三十一年甲午

九月十日卒年五十五後十五日葬先兆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高陽郡公取葛氏追封高陽郡夫人繼朱氏三子長子蔚承父澤入官以東鹿縣尹致仕中子左丞也以國子伴讀貢刑部掾歷司農中書掾初命工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至尙書歷工刑禮戶四部由都事爲郎中在中書左右二司由僉憲憲副爲使遷河東山東江西浙西四道由監察御史都事拜治書侍御史侍御史大登中外臺爲執政在江西江浙行省中書都省累二十三遷今爲左丞季子黻行宣政院都事卒女六廣宗縣尹王宗門儒士張從政季疇馮世榮駱彬順德路總管趙思恭其壻

東鹿縣志卷十

四

也男孫五曰時中曰時獻曰時敏曰時習曰時恭女孫四長適玉瑞次適保定翼千戶張宏毅次適趙咨季幼在室上世塋於邑西南鳴琴鄉良馬鎮至治元年左丞上塚見塋有積水痕知爲滹沱水所侵乃遷元帥府君而下葬邑東南八里杜林之東原禮也耿氏勲伐顯東漢名在信史休有烈光世遠而微儲厚發宏以有元帥三傳而至左丞遂相長子爲時良臣元帥以讀書力田遺訓後人詒謨遠矣尙書恪其承緒參政折節力學摧暴尙賢襟度宏偉宜膺大任終老州縣之職生不受社萃于上嗣高爵顯名卒享而有君子于此可以知德之自矣臣起巖旣論其世敢繫之以銘銘曰耿惟邑氏鉅

鹿世居族貴而疆碩大以敷有徙茂陵有留宋子風聲  
氣習沈雄尙似弁佐光武圖像雲臺純功戰多帝謨與  
諧累將重侯通籍宮壺與漢匹休貂蟬圭袞韜光蘊德  
豈其中微積久而彰於鏢其輝元帥嶷然果毅明允深  
叢孤照華嶽秋隼尙書嗣業大參克家位不盈德贈典  
有華傑傑左丞剛方正直善聞孔昭先德之積急賢重  
士雅重曠懷粹如充如美有自來貴而無驕勞而不伐  
篤恭力行是惟家法處不辟患進不隱賢寒畯匪躬庭  
訓則然慶善日增儲數十世錫羨流芳發于來裔公侯  
子孫必復其始在昔先民言徵於是派流之遠其源則  
深匪啻之前豐於斯今鹿邑東南佳城鬱鬱有封若堂  
後先媲美東都垂鴻永年

明贈靖遠侯王忠毅公墓碑

明李賢

本朝之制文職不許封爵邑惟有軍功者不在此例自  
洪武以來蓋將百年于茲矣在文職有軍功而封伯爵  
者始見一人焉靖遠伯王公是也嗚呼休哉賢於宣德  
中初詣京師登進士謁六卿惟公磊落倜儻光明俊偉  
已著于一接之間旣而功名事業砰訇宇宙譬之棟楠  
豫章其勢必至於昂霄孰能禦之公今逝矣遺言屬子  
爲神道碑顧予忝居詞職敢以空疎自免按家宰王公

翺狀公諱驥字尙德系出太原先世有宦遊雲中者因家于宣寧高祖而上多顯仕途曾祖守道篤好儒業尙志林泉祖思宗仕元爲高陽令有惠政父成好善循理適元季兵亂因徙家東鹿母程氏佐以勤儉遂立恒產公自幼警敏爲親鍾愛年十三遣入邑庠卽有遠大志奮力進學未幾父母相繼以歿公哀毀盡禮能自樹立遂領鄉薦登永樂丙戌進士第拜兵科給事中尋出使山西見徐溝民困奏免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時應天府缺丞務急且冗委公署之立辦復權行在都察院持正不撓適以外臺缺人特陞山西按察司副使至任發姦擿伏憲度爲之一清洪熙改元仁廟素知公才召爲順

天府尹公感激盡心革其宿弊民皆稱便畿甸大治特賜誥命以褒之宣朝卽位改元宣德之明年陞公行在兵部右侍郎時慮南京根本重地真定定州畿內要衝秦蜀二府護衛官軍且衆兩遣公分調屯駐公皆處置得宜乙卯進陞本部尙書先是阿台朶兒只伯人馬猖獗甘涼一帶數被其擾貽朝廷西顧之憂今皇上卽位改元正統之明年特遣公往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見沿邊城堡不堅烽堠不備將無紀律兵無銳氣歎曰邊防如此宜乎寇至翊日大集官軍問曰往年出兵遇敵於魚海首先退縮者誰歟咸曰都指揮安敬卽命左右引出斬之一置於懷又誓於衆曰自今遇敵有不前進

者罪亦如之於是號令一新兵威大振旣而把禿孛羅入寇莊浪公速遣都指揮魏榮授以方畧率兵勦之遂擒其部落敵始知懼遁走公閱甘涼軍冗曰兵貴精強乃躬爲選留退其三之一咸以爲便八月還京上親慰勞敵聞公還復來侵犯上復勅公往監總戎公至遣其將蔣貴率精騎數千出境追勦且戒曰遇敵不捷無復相見再遣偏將趙安率兵繼之公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統兵應援遂擒阿台仔殺醜類幾盡邊境底寧捷聞上遣中貴齎金幣勞公加兼大理寺卿明年還京先是雲南麓川宣慰使思任發爲叛累征不利辛酉春復以蔣貴爲總兵中貴監軍率兵往討之命公總督軍務賜

以明鎧雕弓蟒龍緋袍以壯其行至聞賊在大候州公卽遣都指揮馬讓授成筭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遁去是歲冬大兵旣集公議分路以進會於上江夾攻賊寨因風縱火公身先士卒大敗賊衆斬獲無筭賊首父子僅以身免遂盪平巢穴捷聞降勅獎勞召公北還過大理土官馬沙鳩殺巡檢其妻訴之公一訊得情沙遂服辜蠻賊韋郎羅遣繫於維摩州公遣指揮萬城先聲率土兵討之賊皆潰散郎羅逃安南公卽傳檄諭之其守邊頭目斬首來獻廣南富州土官濃郎舉沈政讐殺十餘年公宣諭朝廷恩威以撫之兩讐頓釋至京上親宴於奉天門文武百僚以次設宴士林增重莫與爲比於

是論功封公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特賜誥券追封三代曾祖考皆如其爵妣皆伯夫人未幾思任發爲緬甸所獲恐復會衆上召公曰勞卿再一行耳公卽慨然奉命復爲總督軍務至金齒諸寨酋長送款公遣人促緬甸送思任發至軍前緬人佯諾不送公曰緬人黨賊須以大兵臨之乃至騰衝分爲五營公與總兵蔣貴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統兵萬餘駐於蠻莫江潯觀我軍容公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而退緬人擁衆大至公卽密令蔣貴率兵匝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遁去捷聞上召公班師至京慰勞益厚加祿米三百石壬戌

秋敵寇近邊上復命公出巡仍許便宜行事乃自寧夏直抵甘肅凡塞堡烽堠悉爲脩整完固設奇正方畧訓練軍士事竣還京麓川遺孽思幾發思卜發復據孟養跳梁戊辰春上復命公總督軍務率兵往勦至金沙江賊於西岸立柵以拒公乃伐竹爲梁麾兵悉渡一鼓敗之賊又於鬼哭山顛立柵公與副總兵張軌親冒矢石而拔之二孽死於鋒鏑南服遂寧景泰初總兵宮聚征勦湖貴苗賊失利乃以公爲總兵掛平蠻將軍印提兵擒殺獲賊首僞稱剡平王苗蚩富檻送京師餘寨悉平公振旅而還復增祿米一百石子孫世襲伯爵尋委公往守南京壬申公以衰老乞閒還京天順改元皇上復



位思用舊人召公慰諭良久賞以白金文綺顧公精力尚健復令兼兵部尚書以掌部事再闕月整頓兵政俱有次第公卽辭解上念其老不可久煩遂允其請令朔望朝參以優待之復賜誥命加號奉天翊衛改守正文臣陞特進光祿大夫禮遇甚厚天順四年五月十一日以疾卒於正寢公天資通敏遇事敢爲正色立朝欲以身殉天下每陳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已襟懷開爽好賢樂善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見人才沉滯必拔而任用始終成就之未嘗有德色與人交不立崖岸循循和易及當官論事毅然不可犯雖位兼將相望重累朝曾無一毫驕矜之意見於顏面此其蘊藉

豈尋常之見所能測哉爲人體貌清臞風儀峻整尤善談論見者懍然起敬當大事屹若砥柱之在中流功名事業視千古爲無愧也尤達死生之理疾亟家人惶懼公曰古人以死爲歸何至是耶且對故人大理卿龔永吉敘間闕神思如常客未出門公就席而逝享年八十有三上聞訃哀悼輟視朝一日祭葬賻儀悉從典禮追封靖遠侯諡忠毅士大夫莫不茹泣相弔公娶張氏累封伯夫人生子二曰玉曰瑤俱蚤卒繼室劉氏生子二曰瑞廕公爵曰珩爲勲衛義男祥錦衣衛指揮僉事孫男二女二卜以是年七月吉日歸葬於東鹿祖塋之右爲之銘曰天生豪傑許爲邦家大其抱負偉著又華乃

若斯人世豈常有如鳳如麟生之非偶嗚呼王公間氣  
所鍾紛紛茅葦挺見孤松奮志邑庠早登甲第簪筆螭  
頭風采獨異歷試繁劇如劔斷犀超擢憲佐名震山西  
召尹京府畿民安堵轉貳夏官肅清戎伍進位司馬出  
巡邊陲斬其怯將大振兵威號令旣伸三軍勇倍強敵  
成擒罔有不悔麓川叛寇敢爲跳梁公督戎事威武奮  
揚殲其渠兇盪其巢穴從此滇南遺患斯絕報功之典  
迥出尋常河山帶礪與國同長出入將相一代之望海  
內仰之想聞其狀盛德在躬時莫與同獨膺異數褒示  
無窮慶鍾一門厚此世澤本固根深永永無斁

明贈榮祿大夫王公暨配彭氏神道碑

東鹿縣志卷十

藝

碑

十

陳循

國家修政立事必有賢知之士以爲之股肱人臣竭忠  
盡職必有德善之親以爲之源本蓋本深者末必茂源  
潔者流必清此自然之理余于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  
兼吏部尙書翰林院學士東鹿王公暨其配彭夫人有  
子顯榮于今有足徵也公諱緒姓王氏其先世家鳳陽  
府壽州霍邱縣國朝有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  
尙書翰林院學士諱真者公之祖也有累贈至榮祿大  
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尙書翰林院學士諱璧者公之父  
也祖母李氏贈一品夫人母劉氏累贈一品夫人公之  
父洪武初爲北平保定府清苑縣簿卒于官母劉夫人

亦死節時公始十一歲已知痛其父母邑人皆德清苑而悲公之孤幼相與爲舉柩合葬之公乃依其執友清苑儒學訓導王承烈居冀得讀書且不違先隴焉弱冠有祁州訓導彭從野先生者鄰邑東鹿名儒也以致仕歸鄉里見公不凡以女妻之公遂從彭先生家彭家庄爲東鹿人公旣深于問學乃開塾以授徒于家鄉邑子弟凡經其指授者皆駸駸有造詣所得東脩旣富加以彭夫人躬儉勤爲助由是家門日益昌大公又以其餘暇精究醫藥之書而窮盡其奧蘊以爲以此濟人疾疢必先探其脈理知其表裏淺深緩急如何然後施之則無不奇中矣故其所至得效如神近自三十里以及鄰

邑他郡聞公之名而來致迎公者蓋無虛日公亦樂于濟人求輒赴之一方賴之以全活者甚衆卒未嘗有一毫規利之心惟教其子以學曰此足以利吾家也永樂辛卯季子女以明經領薦于鄉辛丑登進士第擢四川道監察御史宣德壬子蒙恩封公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乙卯六月初十日無疾而卒上距其生元至正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春秋七十有四葬庄東南平峯之原正統五年贈通議大夫正治上卿本院左都御史癸酉再加贈今官皆自其季子推恩也夫人亦以季子之恩初封太孺人進封太淑人加封太夫人蓋太夫人平生端莊靜一相夫教子足爲宗姻母婦儀範閨門仰

承其德惠者無間疏戚其生後公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以景泰癸酉五月十日卒春秋九十計聞遣中貴齎賜賻儀遣官致祭命有司爲塋域起公之柩而合葬焉旣而特恩再加贈公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尙書翰林院學士贈太夫人爲一品夫人云子男三長曰熙仲曰行及季文文自監察御史遷陝西按察使歷至太子太保兼吏部尙書翰林院學士管文淵閣事實公與夫人所從推恩者也女一適士人趙繼宗孫男九曾孫十元孫三皆秀偉而篤實日漸騰于遠大之域孰非公與夫人深仁厚德之所啟哉

明太子少保工部尙書賈公墓碑 李東陽

東鹿縣志卷十

藝

碑

三

東鹿縣賈公起鄉貢士爲監察御史歷按察司僉事副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工部左右侍郎至尙書加太子少保致仕今馳驛歸鄉勅有司歲給米二十四石與隸四人及卒遣官諭祭營葬事蓋其歷事三朝積官三十餘年階至二品贈及再世壽躋六十有八若公者可謂卓然不羣者矣公諱俊字廷傑世居保定東鹿者保定屬縣也祖諱原智不仕考諱威知河南滎陽縣治狀最著皆賧資德大夫工部尙書少從父于官邸有奇質識者以爲不凡稍長入縣學爲弟子員景泰庚午以詩舉京闈卒業國子監需次吏部天順己卯被簡爲山西道御史凡五出巡自浙江山西陝西河南至于南畿所在

獎廉黜貪鋤梗植弱見稱爲能母喪服闋擢僉山西按察司事承勅協守寧武諸關軍政明肅邊徼無事尋調山東時流徒甚衆公且賑且輯民賴以寧遷副使分司臨清刑獄不撓兼督脩德王府工輒就緒用大臣薦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蓋異選也公至持憲度嚴軍法磨指任使惟所當數年西人不敢犯成化癸卯召入爲工部右侍郎飭材訓藝動必信度乙巳河南飢勅公往視悉力賑貸多所全活丁未遷左侍郎未幾進尙書今上卽阼益敦用舊宏治辛亥勅脩太廟夾室成加太子少保久之有足疾三上疏乞休罷賜優詔令勉就職甲寅疏復上辭益懇上重違公志乃許之歸三年而卒公性簡約介介自持雖貴顯服食若韋布比老不變下至胥隸皆能窺其廉隅而嘆其賢無異辭嗟夫世乃有出入矩矱動自侈大以憤身喪節甘心焉而不悔者其于公所得何如也公生于宣德戊申卒於宏治乙卯

詩

渡滹沱河

唐胡曾

光武經營業未興  
王郎兵革暫憑陵  
須知後漢功臣力  
不及滹沱一片冰

渡滹沱河

宋文天祥

過了長江與大河  
橫流數仞絕滹沱  
蕭王麥飯曾倉卒  
回首中天感慨多

風沙雖水終亡楚  
草木公山竟蹙秦  
始信滹沱冰合事  
世間興廢不由人

早發滹沱感冰合

元陳孚

征鼓連天戰血紅  
存亡只寄寸冰中  
憑誰剪取麒麟碧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詩

畫作雲臺第一功

滹沱流澌行

明王惲

王郎何人著拓黃  
欲與赤伏爭翱翔  
漢炎中斷天復熾  
肘後頑石烟爲光  
蕭王揮戈指幽薊  
戰血滿野風塵蒼  
募兵反得市人噓  
當時南馳亦蒼皇  
鳶鞞城東滹水長  
北風烈烈天雨霜  
前驅後騎兩失色  
河雖流澌無可航  
冤肩麥飯未下咽  
大冰橫合堅于梁  
古稱王者阨不死  
淮陵一言始天始  
赤龍已渡凌四開  
白魚躍舟未逾此  
壇宇王氣如水平  
清妖彗邯鄲死  
灰耳彼蒼有意開  
真主固令若輩先  
驅處君看隴蜀最  
健者一旦等蛙終  
漢虜王郎區區安足  
數蒼茫此日龍華  
渡漠漠野烟生綠  
樹

留在長河閱世人萬古朝宗浩東鷺

河春漲

盛

河勢滎洄燕尾分洪濤拍岸浩無垠菰蒲水暖波涵綠  
楊柳風微浪蹙鱗雁掠碧雲芳草渡鷗眠紅雨落花津  
源頭徹底清如許流得長江一樣春

前題

王偉

春雨了河漲洪流一派長冷含芳草碧暖泛落花香浩  
蕩波應濶奔騰勢獨狂漁舟橫野渡扣月和滄浪

弔忠臣張公歌

畢隆

祿山潛志窺神器拜稽後父真何意錦棚浴兒啟禍端  
可憐猶擲金錢戲回首漁陽動鼙鼓宮中尙作霓裳舞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詩

二

千里飛塵入建章九廟不守唐無主車駕西遷入馬嵬  
六軍不聽將軍催玉環妖嬈化塵土三郎勒馬徒增哀  
天下紛紛起爭戰承平不禁賊虐焰將軍獨力守孤城  
外援不至斯城陷豪氣英英溢八紘銀空不見史思明  
正言弗屈觸賊怒慷慨就死曾無驚身雖可解心類鐵  
濺血裂膚罵不絕祇知大義重如山不顧一身輕似葉  
遺骨歸葬城南卮落水奔激墳塚平邇來七百有餘載  
賢明大尹重經營我以瓣香拜墓側感君義氣心欲裂  
猿啼鶴唳起悲風長嘯一聲振林樾凌競瘦馬歸去來  
龍鐘兩袖啼紅血

挽貞烈婦喬氏詩

係瓦窰頭人耿慶寺  
村王喬禮之妻

劉生中

正氣凌千古獨鍾一婦人悲哉三尺練繫此百年身孤  
塚楸松冷芳名宇宙新幽貞原自許無意被褒綸

前題

李騰芳

人謂氏也死夫恩嫁夫四月聲已吞人謂氏也死夫遲  
白髮之姑姑且婆人不逼氏氏未死氏不死過事未已  
氏何以縊喬家樓氏何以姑意不周此時叫慕慕不開  
此時念姑姑不來天以完節付一婦紅顏如新黃如故  
孰不鬚眉具丈夫嗟哉大義女中扶一朝決絕誰無死  
六載從容上有姑展墓可餘同穴恨登樓了却未亡軀  
招魂欲賦魂何處萬里清秋皎月孤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詩

三

春渡滹沱

石瑤

世路無閒日風波歲歲新東風沙上鴈落日岸頭人去  
國會千里還家又一春林花應笑容夏病往來頻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吳易

抱膝當時危懷古存匡濟英雄與世徂風烈忍衰替我  
思靖遠公振翮全盛世踴躍弓馬間談笑布軍勢甘涼  
始出鎮肅整戎伍氣張筵斬懦將股栗衆相視一舉平  
阿台河西晏亭燧麓川肆作逆公又決大計鎖甲金兜  
牟照耀宮中賜長驅展方畧奪險扼吭背指麾風霆奔  
戰象失精銳萬古金沙江不聞漢兵至江枯石碣爛羅  
拜帳下誓凱歌萬里入勞使千里出不有爪牙臣何以



正神器龍蛇壯士節蛙鼃腐儒議嗚呼三征南丹書在  
苗裔

送顧聞西二尹東鹿

國朝孫琮

薄宦三千里風塵道路難鹿巖盤境險鴉水繞城寒政  
績雖分理民憂必共殫古來當大任冬是起微官

春暮赴試易水感懷

耿襄

自慚落落久蹉跎二十年來尙此過雨後苔新樵徑細  
春深樹密鳥聲多千尋青嶂荆卿路五里白沙太子河  
未遂規秦今古恨每從燕市想悲歌

遊李芝岑園亭

耿遷

地僻人家少林深一巷斜平臺曲映水古木密藏鴉壘  
石開幽徑編籬護落花羨君絕世累白首臥烟霞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詩

四

草橋夜月

劉崑

草橋木檻儘堪凭倒瀉銀河一水澄天上誰懸金鵲鏡  
人間如在玉壺冰柳垂有影波中定花落無聲夜氣凝  
嘉客到來聊共坐清談從不燭官燈

前題

陳僖

誰瀉銀河映水晶玉樓人在廣寒行滿天冰雪清涼國  
大地琉璃不夜城波淨柳眠雲有影風微花落鳥無聲  
如何一樣元宵月比到橋頭分外明

杏林春曉

劉崑

晴郊春色足徘徊文杏叢林一望開細雨但容花睡起

清香未許鳥啣來亦城不借紅霞色晚日遙看紫霧堆  
製錦年來工不得喜今且省買花栽

前題

陳 偃

二月春晴鳥亂啼深林霞影滿長堤胭脂着雨霏紅雪  
瑪瑙騰光豔火齊初日赤城雲冉冉曉風紫陌草萋萋  
我今又惹漁郎笑不是桃源路已迷

雙閣晴雲

李世洽

憑城南望晚晴初雙閣崔巍挿太虛林外鐘聲天外落  
空中香靄望中舒鴈堂對現金花曜鹿苑光連珠火餘  
咫尺諸天靈境在皈依直欲證真如

初入東鹿境

查慎行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詩

五

橫水橋邊路西來小邑偏人家多瓦屋沙陸少開田露  
白收棉後秋紅支棗天鄰封紛水旱容易得豐年

八月十五夜鹿城對月用樂城中秋次東坡夜字

韻示兒建

陸川城中連日雨草橋霽色宜今夜滹沱南徙故道存

疑有蛟龍伏潭下

城南草橋之下滹沱水成潭相傳爲津沱故道

水面團團月

東吐城頭灩灩河西瀉空庑置酒苻藻間古栢高槐互

相亞廿年塵壘今已泐此日清涼天所借吏曹初散不

聞呼好客能來何用謝人言僻地少公事我愛閒居似

村舍不教童僕課雞豚聊與兒孫給梨蔗一杯對飲要

無愧尤折驅車真可怕平生慣破醉尉真但恨未逢劉

勘河東鹿道中留題

方觀承

秋原曾記樹臨流斷岸俄看麥滿溝已任天風迴濁浪  
早教民氣靜新疇閣雲自繞雙城邑邑有雙閣晴雲之景舊縣在今城北  
陸澤之連古冀州傳道魚龍多窟宅相携牧宰問扁舟

次 宮保方公勘河東鹿元韻

朱雲駿

洪波正望砥中流俄見河成洫與溝千尺沙明臨斷岸  
一犁雨潤愛新疇自從溢水連滹水真覺邢州異冀州  
指顧畿南勞使節濤聲隱隱泛輕舟

勘河題傾井古蹟

方觀承

白水龍初起堅冰馬盡隨孤亭猶表岸埒井亦鐫碑未

費征途汲寧因改邑移香烟垂緝歷瓦色壞琉璃羆虎  
歸何處牛羊欲下時千秋餘麥飯野老薦馨宜

次 宮保方公原韻

朱陽

甃井當年過英豪幾輩隨荒村猶古殿山色老穹碑勝  
跡寒泉冽斜陽片石移淡堪供俎豆潔自透琉璃用汲  
追前事臨河感舊時堂皇賢尹職修舉恰相宜

漢光武廟歌為東鹿李芑裳使君賦

張九鉞

李君邀我城西原來觀漢帝傾井村豐碑猶紀舊時事  
頽沙歷指波濤痕滹沱劈天走黃流奔騰橫掃幽并州  
平原得勢更快逞鄒縣藁爾當下游前年六月積霖溢

河身北圻爭口入海頭碑兀頽黑山白晝晦冥鬼雨急  
片城斜觸蛟龍奔狐祠直踏鼃鼃立牽爺背子羣呼號  
老樹飛拔村屋搖是時李使君叩陛陳牲牢須臾陰風  
起林坳似聞神出從戈矛萬人伏地不敢視天吳淵客  
紛奔逃河流失勢駭南走百年滄澤歸其漕神兮漠漠  
回弓刀千里一碧無纖毫靈旗不動蒼天高驚魂盡棲  
樂安宅使君更督勤播植沮洳轉眼起膏腴九穗雙歧  
蔚嘉麥以茲棟宇酬神恩朱纓白馬重帷屯烹羊剖豕  
賽社鼓短松奇石通泉源我來祠前肅再拜英風颯爽  
今如在白日茫茫大野開烟中列騎爭呼喝當時南陽  
振臂揮天戈驅除六合收鯨波河北銅馬三十萬一夜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詩 七

請命歸藩羅滹沱之水將如何嗚呼滹沱之水將如何  
爲神再奏神絃歌請神爲我 天子南防河

咏東鹿瑞麥呈 宮保桐城公十二韻

張鳳孫

昔有雙歧秀今兼九穗奇疏風芒競吐裊露穎交垂繡  
錯南東畝香聯大小枝浪紋翻疊疊珠寶貫纍纍一氣  
金精王三冬土脉滋數同時其衍瑞比谷先窺嘉種何  
年降橫流昨歲移前一歲滹河改遷寧晉似邀天獨厚應爲吏能  
慈攬俗秋原日公勘河至敦耕宿隴時叱牛瞻杏叟狎  
雉蔭桑兒致此良非偶歡來不可支欲持 丹旆獻圖  
裏補幽詩

漢井神泉

穆凌煙

廟枕長流劔戟稜神泉一鏡水猶澄蹟同豆粥亭前飯  
奇比滹沱渡口冰四壁丹青新鳳翼千年沆瀣舊龍興  
憑欄試望花磚影倒瀉苔痕碧幾層

龍邱瑞麥

張鍾秀

滹沱入溢患消除種播龍邱麥滿畝翠隴連霄迷野望  
黃雲鋪地擁村居雙歧瑞報三年後九穗祥開四月初  
治比漁陽多異政公餘著得勸農書

又

馮世祿

滹溢同流水患除廻灘見處盡新畝雙歧麥兆豐年瑞  
百里人安化日居翠浪斜披風動裏金芒秀吐政成初

東麗縣志卷十

藝

詩

八

永嘉編簡今重續會下赤泥擢異書

城堤柳色

李文耀

垂楊幾隊翠迷蒙雉堞層層覆遠虹環繞原因民固圉  
菁蔥敢謂吏旌功鶯啼飛絮千村月馬拂斜陽一桁風  
記取五年前種處柔條初颭碧烟中

學沼蓮香

一奩南沼鏡重開活水源頭汨汨來藝圃自應嘉樹繞  
筆花還向瑞蓮催薰風香入瑤琴曲濃露紅凝玉硯臺  
題作科名杜家草好教珍重護根荄

佛閣晚鐘

寶閣香幢飄漢宮蒲牢靜響出花宮佛高蒼翠演深

十年宦海夢塵夢銷向緇林一夜風

又

張鍾秀

嵯峨佛閣聳蒼穹夜靜鯨鳴出梵宮  
碧落音流三界外紅塵夢破一聲中  
星光點點連珠樹月色沉沉射法櫳  
敲斷幾回仍續處半隨譙鼓半隨風

草橋夜月

李文耀

飛虹冷浸碧玻璃幾曲欄干月上時  
珠浴波心雲澹蕩鏡涵天表樹參差  
滄桑舊蹟憑誰問三五良宵正此宜  
最愛帶星歸騎晚夾溪皓影暗相隨

杏林春曉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詩

九

郊原蔥蒨釀晴春一望村村杏蕊新  
宿雨香分連墅柳朝陽紅映隔溪人  
嘶來金勒鶯爲友踏去銀沙錦作茵  
咫尺上林仙路近諸君珍取看花晨

桃塢明霞

銀桃佳植遍芳園二月晴霞廿里繁  
不數河陽成錦縣定知谷口有仙源  
綺浮霽雨迷村墅香逐斜陽繞郭門  
六載于斯慚管領公餘遙對一開樽

奎樓遠翠

穆凌煙

一路文星接福星奎光百里照林垌  
樓頭夜氣侵霄漢檻外鮮鱗入杏真  
北挹幽燕秋色碧東看齊魯海雲青  
爭誇綵筆留題處萬柳團香護翠屏

甲寅九月日王翠庭太守按部鹿城卽事口占是日爲太

守生

李符清

軍旗按部雨清塵九九欣逢嶽降辰菊葉本爲長壽酒

鹿巖合駐大年人登城望麥兼酬節邑有望立馬唵詩

實念民公是日詩有盤餐須念啼飢廣之句小宰趨承宣德意四郊秋氣

忽如春

紅草坡懷張將軍有序

將軍名興東鹿人爲饒陽裨將祿山之變堅守

彌年城破不屈死之墓在鹿城北草獨紅

饒陽城頭夜吹角范陽賊兵如蟻薄大軍方聞出井陘

彌年守此控河朔此時雖已陷常山此時猶未失潼關

東鹿縣志卷十 藝 詩 十

直入一軍作保障威風凜凜同二顏豈知滄趙諸郡失

外援俱絕臣力竭禍福還當曉敵人丈夫寧爲刀鋸屈

難將大義感賊臣猶有英魂懼賊軍烏合真如巢幕燕

可憐安史徒紛紛二十四郡遙相望幾人能與賊相抗

朝廷未識顏平原那知更有張裨將嗟乎唐家再造李

郭功制賊此與睢陽同精靈炯炯依故土千秋青史標

孤忠今我重來懷往烈茫茫一片燕山雪獨看暮草露

猶紅野人指是將軍血

甲寅九月四日張峯青太守招同張小宋吳樂亭

小酌餘園

歸杖園門久不開飄零陶令竟重來松陰舊是論詩地

池上今爲把釣臺身健且尋朋友樂年高難得子孫才  
鹿巖擬繼龍山會先醉黃花酒一杯

### 智伯墓

晉陽宮殿已成塵終古荒墳傍水濱畢竟愛才知國士  
趙亡無復報仇人

### 杏園

遠山一角夕陽殘撲面風吹徹骨寒春色不知何處是  
杏園村外幾回看

### 鳴河營

鳴綠溶溶泛鳴河春風如剪剪春波堤邊一帶煙籠樹  
遙聽漁人鼓枻歌

### 白龍邱

烏騷嘶過白龍邱麥隴春苗沃雪柔堤樹人煙三百戶  
家家歡望兩歧秋

### 乙卯初秋登鹿城署中望麥樓感懷

院小槐陰遍樓高野色開山從雲際見秋自雨中來  
散添詩句蹉跎任酒杯年年五斗米此是望鄉臺

### 傾井懷古

策馬鹿城西鬱然見深翠樹陰散日色泉石生雲氣  
是東漢初畧地至此地三軍苦焦渴攀泉紛感涕  
震巨鰲躡身驚鳳皇我謂感精誠神力皆相濟  
賦師振佩刀耿恭肅衣拜何況真人出川岳奔護衛  
冰合旣有



然井傾何足異小亭甚清泉崇祠瞻古帝俯仰寄遐情  
千秋稱勝概涓涓滋畝苗泠泠響林際時平鷄犬恬勤  
耕此遊憩

上巳日招裴宿塘農部沈秋雯編修張峯青太守  
過植棠院賞海棠

曉光初透鳥聲碎春陰漠漠護花睡翠袖紅綃倚薄寒  
沉香亭畔楊妃醉偶因銜子植東墻鹿岩今是碧鷄坊  
捲簾花氣襲衣袂誰云有色恨無香嫣然一笑春風裏  
滿園粗俗蕩桃李砌中環繞宛林花真如命婦侍羣婢  
殷勤手植經十年兩度相依良有緣花時便作西川夢  
此生合署海棠棠香霏閣比昌州守名友相應賞名友  
人間富貴幾能逢莫負花前一尊酒

